



年少明開



開明少年 第二十四期

三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兩年間

至誠(二)

杜魯門主義是什麼

和它最近怎樣擴展到西歐去

柏園(四)

懷念羅斯福

斯人(八)

戰後的意大利

陳原(二〇)

人造月亮與人造流星

顧均正(三)

維他命

文如(一六)

合作(小說)

李潔(二〇)

老虎的白襪子(寓言)

余仲道(二六)

一加一不等於二

王峻岑(三)

窗和鏡子

冶明(三)

燭燄中所見

振之(三)

雅典娜的誕生(小說)

思玄(三)

高爾基的童年

君玉(四)



米夏和他的日記(小說)……高爾基作 朱惠譯 (四)

動亂的五月……大方(畫) (五)

雲和雨……士元(毛) (六)

蛙……黃湘榮(六一)

森林裏的故事(五續)……薩爾丹作 易凌譯 (六)

我與作文……腳瑞駿(六)

報紡車稅的了……童肇傑(七)

快樂的工作……呂林(七)

歸途中……柏景雲(七)

還愿……袁藩林(七)

領薪水……杜野(七)

賣柴……霄峯(七)

老丁……李寶善(七)

堂妹二毛……謝哲子(八)

夏日 鋼筆畫……李樺(封面)

開明少年

第二十四期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六角
 預一年六冊九元六角
 定一年十二冊十九元二角

加威發售

編輯者

葉聖陶 賈祖璋
 唐錫光 葉至善

出版者

開明少年社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上海 福州路

福州 織緞巷

重慶 保安路

廣州 濠民路

成都 祠堂街

北平 琉璃廠

昆明 武成路

長沙 桃花井

貴陽 醒獅路

漢口 中山路

南京 太平路

西安 北大街

杭州 盤頭巷

臺北 中山路

開封 書店街

南昌 中山路
 瀋陽 鼓樓西



兩 年 間

至 誠

「開明少年」出版了兩年了。

第一期出版的日子是三十四年七月十六日，那時候還沒有勝利呢。封面原是用鮮紅的顏色印的，可是印在土報紙上，變成黃黃的土紅色，模糊不清了。現在看起來，那第一期印得不成個樣子，不過那時候我們挺得意，我們想：至少把它印出來了。抗戰時期，誰能講究紙好不好，字清楚不清楚，顏色漂亮不漂亮？只要「開明少年」出了出來，能跟大家做個朋友，一塊兒談談說說，打起希望，大家並肩往前走，那就行了。

那時候大家都希望「勝利」。誰都看得出法西斯快完蛋了，接着來的，是個新的世紀。大家把新的世紀想得那麼美，那麼好呀：它是屬於人民的，它讓每一個人有自由，每一個人享幸福。世界上不再有侵略了，侵略妨礙人家的自由，剝奪人家的幸福。戰爭要消滅掉，戰爭是個大禍患。「開明少年」第一期上我們有一篇文章解釋「開明」這兩個字，那裏頭就說：有一個新世界要來了，我們要在這個新世界裏做一個新的人！新的人要「開通」，新的人要「明白」。我們準

備起來吧，把自己訓練成一個開明的人，來建設這個開明的世界。

出到第三期，「勝利」來了。我們刊載了一篇「新時代來臨了」來迎接這個新時代。那篇文章末了有幾句話：「鼓舞歡欣地迎接這個新時代，這是人民的時代，這是老百姓當家的時代！路是不平坦的。但是必須走上去。」

路真是不平坦的呀！我們的希望時常給人家打下去，我們提起腿要走到新世界去，可是有人給擋着。他們大聲地吼，「不許前進！」

你看看，第九期的「開明少年」上有一篇「新中國的曙光」，說政治協商會議，那時候大家想：只要能按協商決議做去，新中國挺有前途，老百姓能永享太平。可是後來呢？第十二期的「開明少年」上刊載了「災荒處處」，說我們這個國家還是到處打仗，到處飢餓。第十五期上刊載了「和平還是很遙遠」。前一期的「春寒」中說：「現在老百姓受難更深了，全面內戰已經大規模展開……」

路是不平坦的，但是必須走上去。不是嗎？這個月裏大學生用盡全力往前頭跨了一步。他們團結了起來，他們喊，「反對內戰。」他們說：「要和平，要民主。」不管結果怎麼樣，這些話總表示一定要前進，一定要跨進這個新世界。

兩年來，「開明少年」的篇幅漸漸的在增加，定戶漸漸的在增加，我們編「開明少年」的，對這個雜誌的希望也漸漸的在增加。我們想，讀者諸君在這兩年間，一定也多學了不少知識，多懂了不少事情，並且更明白一個人對社會應負的責任了吧。

還是那句話，路是不平坦的，但是必須走上去。祝大家好，祝大家努力，祝大家進步！



杜魯門主義是什麼 和它最近怎樣擴展到西歐去

柏園

上一次我說過，杜魯門主義不是一種學說。它是一種新的帝國主義底具體行動。所以，杜魯門主義的「主義」兩個字，實在不如改為「做法」。簡單的說，「杜魯門做法」就是要以反對蘇聯做烟幕，拿民主自由做招牌，進行獨霸世界，奴役全世界人民的做法。關於這做法，美國官方以前並沒有整整的一套，當然更沒有一套完整的理論。到了五月八日，美國的副國務卿阿契遜發表了一篇演說，纔算把這做法的規模，略略的給繪出了一個輪廓來。

阿契遜的演說是一片官腔。把它寫成明白的文字，那就是下面的五點：

- 第一。大量的增加美國出口貨，好讓美國貨運到全世界各處去賺錢。
- 第二。外國政府只要甘心做美國的走狗，打算在國內進行肅清進步力量，美國都準備借款給它們。
- 第三。要是這些外國政府打起反蘇的招牌，美國準備優先把物資供應它們。
- 第四。美國打算單獨推進復興德、日兩國的工作。
- 第五。準備把戰時美國政府的權力延長，這樣一來，美國政府就可以控制國內貨物的售賣，運輸和輸出的工作。

雖說已經寫成明白的文字，可是這五點還是官腔十足。打開天窗說亮話，所謂杜魯門主義原來就是：
一 用金圓和美貨來控制全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

二 以「反蘇」「民主」做招牌，來實現美國統治世界的幻夢。

三 不顧什麼「聯合國組織」，由美國單獨扶植德國和日本，使這兩個具有巨大潛能的戰敗國迅速復興，成為美國在西方和東方兩名有力的嘍囉。

這樣就把杜魯門主義全揭穿了。你說杜魯門主義不是很可怕的麼？不是值得我們警惕的麼？希特勒納粹主義的最後目的就是統治全世界，奴役全世界的人民，所以為全世界的人民所反對；現在，杜魯門主義的最後目的也就是統治全世界，奴役全世界的人民，我們難道不反對它麼？

最近美國有一家通訊社說：美國政府現在打算把杜魯門主義的重心，建立在西歐和遠東——變成重建西歐與遠東的經濟措施。

這一說是隨着美國借款給土耳其和希臘之後發生的，當然有它的根據。因為除了蘇聯之外，照政治的眼光來看，全世界可以分成下面的幾個重要區域：美洲（北美和南美），遠東，西歐，東歐，中東和地中海，非洲。在這幾個區域當中，東歐在戰後民主力量非常高漲，金元勢力不容易滲透進去。整個美洲現在差不多已在美國的控制下。三月裏，美國對土耳其和希臘的軍事性質的借款，就是獨霸中東和地中海的先聲。以剩下來的三個地區來看，非洲主要是一些殖民地和附屬國，所以只有西歐和遠東是杜魯門主義的「實驗場」。

西歐在戰後有三個值得重視的國家：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西班牙至今仍在法朗哥半法西斯的統治下面，早已高掛反共反蘇的招牌，這裏暫且按下不說。

法國和意國雖然一個是戰勝國，一個是戰敗國；但是在戰後有一點是相似的，就是人民的力量比任何時期更加強大。這句話是指一般的趨勢來說，其實兩國人民強大的程度也還是有差別的。法國人民的實力比較強，意大利因為被法西斯蒂統治了二十多年，一旦翻身，自然還不免有許多殘留着的法西斯種子。

法意兩國的政黨，在戰後也有很相同的趨勢。這兩個國家各有三個強大的政黨——在法國，就是人民共和

黨，社會黨和共產黨；在意國，就是基督民主黨，社會黨和共產黨。兩國的共產黨勢力都很大，在人民中間很有威信，自然，兩者的路線都是一致的。兩國的社會黨情形亦復相似，這是一個有時向左有時向右（是有時說起話來左傾，做起事來右傾）的集團，現在兩國的社會黨內都在鬧意見，遲早是要分裂的。法國的人民共和黨和意國的基督民主黨其實也是一個鏡子的兩面；儘管名字不同，主張倒是相近的。這兩個黨都是以天主教徒為主，雖然當中也有少許明白道理的人，但是死硬派，保守派，以「反共反蘇」做招牌的闊佬們，都以這裏為大本營，正因為這個原故，它的勢力也不能算小。

除了這三個政黨之外，兩國都有極端反動的傢伙，他們的野心是要奪取政權，把民主的制度在實質上轉變成法西斯的制度。在法國，譬如戴高樂所領導的「共和集合運動」就是；在意國，譬如吉亞尼尼所領導的「普通人運動」就是。

在戰後這一兩年當中，法國好容易纔搞好一部憲法，建立好民主共和的新基礎，組成三黨（上面提到過的）聯合內閣。意大利也好容易纔趕跑了皇帝，建立了共和制度，選出了制定憲法的議會，組成了三黨的聯合內閣。

五月初，法國的閣潮爆發了。五月中，意國的閣潮也跟着爆發了。本來是相當穩定的局面，現在已經失掉平衡了。

兩國閣潮表面的原因差不多相同。法國是爲了共產黨不贊成內閣所決定不增加工資的意見；意國是爲了共產黨不同意右派提出的擴大內閣，以便吸收更多的右派分子參加的這種主張。於是兩國的保守派就乘機要把共產黨趕出政府去。在法國，共產黨閣員五人已經退出內閣；在意大利，到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還沒有辦法組織起一個新內閣來，不過種種跡象來推測，似乎還不能把共產黨排除出去。

不過在這裏要指出：像法國似的，共產黨雖然暫時不參加政府，可是它的力量並沒有減少。它有幾百萬黨員；它能控制好幾十個職工會；它還有無數的同情者。當共產黨閣員退出政府時，共產黨宣稱：假如以後的政府做得對，它當然支持；假如嚮行逆施，那麼它就要運用羣衆的力量來反對。

由此可知，兩國的閣潮其實都是想把共產黨在政府中的力量排除或者減弱。
 爲什麼他們要如此做呢？

因爲如上面所說，兩個政府的主要力量，各有三個政黨，兩國屬於天主教的兩個黨，代表右派；兩國的社會黨動搖不定；只有共產黨是右派的眼中釘，非把它拔除不可；一旦把它拔除之後，就可以爲所欲爲了。

然而：這僅僅是第一步。

第一步還看不出杜魯門主義的真面目。

接着就是第二步：美國借款。

法國閣潮一發生。兩億五千萬的美國借款馬上來了；意國閣潮一發生，美意的借款談判就馬上開始了。這就是用金元來收買和鼓勵右派的開始。

所以我們說：法意兩國的閣潮，就是杜魯門主義要在西歐打下基礎的最初信號。

至於杜魯門主義在遠東的企圖，我想留到下次再談了。

這篇文章裏面的

名詞淺釋

烟幕和招牌

烟幕本是軍事上用的
人造烟霧，用來把自
己的虛實遮掩住，免
得被敵人發覺。動詞就是「放烟

幕」。譬如我打了敗仗，要退兵

了，假如明目張膽的退走，敵人就會拚命追過來，我一定抵擋不住；這時候就放烟幕來遮住敵人的眼睛，等到烟幕一散，我早走遠了。後來引伸起來，凡是把真實的東西遮瞞着，背地裏進行完全相反的勾當，就叫「放烟幕」；正所謂「好

話說盡，壞事做盡。」——壞蛋們爲什麼要說好話？就爲了做壞事。因此壞蛋們的說好話就是放烟幕。招牌是誰都知道的，它的作用就是告訴顧客。這店裏賣的是什麼。比如「福記羊肉店」，就是告訴你：這店不賣豬肉，不賣牛

肉，更不會賣狗肉，單單賣羊肉。可是偏偏有些壞蛋，他要賣臭狗肉，假如掛上「臭記狗肉店」的招牌，一定誰也掩鼻而過，理都不理它，所以他只好掛一塊招牌，上面大書「香甜羊肉店」，藉此欺騙顧客。可是這往往只能騙一次，下次人家就不會上當了。拿民主做招牌，就是他店裏本來不要民主，只是爲了騙人民，才掛這招牌的。

潛

能

潛能即「藏在裏面的能」。一塊煤燃燒起來可以發生熱，因爲它吸收了太陽光的熱能，把熱能貯藏在裏面，到燃燒的時候再放出來。這種藏在裏面的能叫做「潛能」。一個國家的潛能是指人力，農產，礦產，工業……等等。

政

黨

民主國家裏面，政治見解相同的一羣人，爲了實現他們的主張

（叫做「政綱」），就結成一個組織，鼓吹他們的見解，吸收更多的贊成這種見解的人參加，這種組織便叫做「政黨」。例如我國的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美國的民主黨，共和黨，都是政黨。一個政黨必須有自己的主張（政綱），必須有自己的一批羣衆；沒有見解，又何苦組織政黨呢？沒有羣衆，老是兩三個人或二三十個人，就像學校裏的班會，級會一樣，也不成爲政黨了。

威

信

要是你說話做事都有分寸，說得出，做得好，並且照所說的去做，一點不假。人家當然敬重你，你就有你的威信了。

一個政黨也應當有一個政黨的威信；講的話從來不肯打折扣，羣衆信賴它，認爲它是大家的代表。一個政府也得有自己的威信：

懷念羅斯福

斯人

看到現在美國的政策，誰都會想：「要是羅斯福在，決不會搞成這樣的。」

大家都在懷念羅斯福。

在美國，近九個月裏頭，有十四萬五千人到海德公園去瞻仰羅斯福的墳墓跟故居。他們全都像朋友一樣的尊敬羅斯福。在大家排隊走過墳墓的時候，多半人喃喃地禱告，好些人在自己身上劃十字，有些人跪了下來。可是沒有一個說話的。

許多女太太走到羅斯福以前的寢室門前都流了眼淚。有一個九十

從前形容一種政府「朝令暮改」(早上發的命令,晚上自己又把它改動了)。這種政府就是沒有威信的政府。失掉威信的政府,好比一隻紙老虎,三歲小孩子摸兩摸之後,也就不怕它了。當然也沒有人相信這樣的政府,這樣的政府也就越變越事事碰壁,什麼都做不成。自己說過要做的事都做不成,那就更加失威信了。

內閣聯合內閣潮

民主國家裏面最高的權力機關是人民代表所組成的議會。但是議會不能天天開,就算天天開了,因為人數多,也不好管理日常的國家大事。所以推出另外的少數人

來,組織一個負責推行日常國家大事的機構,那叫做內閣。內閣通常有一個總理,對總統或議會負責,他督促一批閣員,分別擔任各部(例如外交部管對外交涉,內政部管人口,警政等等事情)部長,也有些閣員不特別擔任某一部,只是幫忙總理或者整個內閣處理大事的,這些叫做不管部閣員——即什麼部也不管的意思。

由幾個不同的政黨組織一個內閣,這個內閣就叫做聯合內閣。內閣因為種種原因幹不下去了,或者發生了什麼解決不了的事情,必須改組或辭職的時候,這就叫做閣潮——就是內閣發生風潮的意思。

定戶諸君:

本誌每月十六日出版後立即寄發。但是有些地方交通尚有阻滯,郵遞不免較遲。您若有什麼要查詢,或是要更改地址,請寫信到「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發報課」來。信內必須抄錄定單上的戶名、號碼,預定日期及地點,開明少年社啓。否則無從查考。我們得到信後,當立即答覆。

開明少年社啓

五歲的老太太蹣跚地爬上樓梯,她說:「在我去世以前,一定得看看我那好朋友生下來時候的牀。」

去年,美國經濟恐慌,很多工人罷工。杜魯門怎麼處理這些罷工呢?他用高壓政策,強迫工人復工,可是不跟工人的生活想辦法。這跟羅斯福剛當總統那時候,處理罷工的辦法大不相同。有一個漫畫家畫了一張漫畫,雲端裏畫着羅斯福,地面上畫着杜魯門,羅斯福拿着他處理罷工的辦法對杜魯門說:「你該這麼做!」好些工人看了這幅畫都哭了。

自然,懷念羅斯福的不只是美國人。每一個受杜魯門主義威脅的人,都在懷念羅斯福。



望
世界戰後的

意大利

陳原

在歐洲，意大利可以算得上陽光遍地的國度了。因此，歐洲人說到意大利的時候，常常用「陽光的意大利」一句話。英國詩人雪萊也會用美麗的詩句，歌頌這「到處都是美麗的城池」的大平原。

爲什麼意大利到處都是陽光呢？意大利位於歐洲的南部，面臨着地中海，氣候是屬於地中海的——它的特徵就是夏天燥熱，整年陽光充足，只有冬天下雨。在意大利的北部，適宜於小麥和其他雜糧的生長；南部則遍地都是果樹園。

四千多萬的人口，三十多萬平方里的土地，本來不算太擠；然而在這四千多萬人口當中，約有百分之四十集中在北部，只佔全國面積百分之十六的地區裏面。

土地不能算不肥美，尤其是中部和北部，氣候不

能算壞；意大利的農業本來可以很發達的。但是這裏卻總是鬧着飢餓。戰後的情形更加惡劣；似乎每人的食物只能達到戰前的六成或者七成。

這是什麼道理呢？表面上看是由於人多，出產的東西少。可是爲什麼出產得這樣少？這當中就有道理。原來主要的是人爲的原因。農村裏面的土地，集中一些封建地主手裏，他們都是父傳子，子傳孫的，永遠在剝削替他們耕種的貧農。他們同時把土地分成一小片一小片，交給個別的貧農去耕種，而在這樣的情形下面，自然不能採取新的耕種技術，耕種的收成自然不會增高了。

戰後本來可以把這情形改好的。東歐的許多國家都已經實行了好些進步的措施，那叫做「土地改革」。但是意大利的反動政客們卻處處阻撓這種改革，因此戰後的意大利免不了挨餓。

意大利的礦產不多，發展重工業所必需的煤和鐵都很貧乏。石油也沒有。它所能用以開動機器的，主要是靠水力；以利用水力發電來講，意大利在歐洲佔了很重要的地位。在礦產裏面，祇有水銀和硫磺有很多的出產。

因爲缺乏煤和鐵，意大利的重工業基礎很不穩固。主要的工業還是紡織工業——這一門在戰後已經差不多完全恢復到戰前的水準了。

現在，意大利是一個共和國了。這是去年六月由全國公民投票決定的。以前，它始終是有皇帝的，雖然在法西斯的統治下，皇帝不過是一個幌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意大利本來和德國站在一邊，中途才加入英美法這一邊。第一次大戰之後，意大利有一個時期很混亂，社會黨和莫索里尼領導的法西斯黨是兩個敵對的陣營。到了一九二二年，法西斯黨以武力奪取了政權，莫索里尼做了首相，皇帝倒變成他的傀儡了。

法西斯黨統治了意大利，首先把人民的自由給剝奪了，別的政黨一概不許存在，稍有違抗就給監禁或者弄死。接着它大嚷「領土荒謬」（意思就是說第一次戰後英法分給它的土地太少了），於是向外侵略，非洲的阿比西尼亞在一九三六年首先吃到它的砲火。那時莫索里尼的兒子親自駕駛飛機去轟炸阿比西尼亞人民。後來他還寫文章，說去轟炸簡直比什麼都好玩。巴爾幹的一個小國阿爾巴尼亞於一九三九年初也

被意大利佔領。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莫索里尼已經和希特勒勾結得很緊，不過起先意大利還自稱爲「非交戰國」，既不參戰，也未中立。後來終於把假面具撕破了：意大利的軍隊參戰了，自然是參加德國這一方面。可是它到處都吃敗仗，到了戰爭後期，意大利又脫離了德國，反了過來。莫索里尼本來打算逃走的，可是逃到米蘭附近，被人民游擊隊抓住，給當場弄死了。全世界聽到這個魔王終於被人民判處死刑，都說：正義終於有勝利的一天的。

戰後，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地由英軍佔領着，到明年二月方纔決定究竟如何處置。在國內，一方面是進步力量雖然增強得很快，但是另一方面殘餘的法西斯分子和右傾的人們勾結，常想奪取政權。

在意大利，人民的生活是很苦的。一個工人平均每月只有一兩萬里拉（意國的貨幣）的薪水，但是一頓客飯就要三百，一雙皮鞋得花到五千到一萬，一套衣服就不止一萬里拉。好些記者到那裏去看過。據他們說：老百姓可一點也不快樂，還是起勁的工作着；因爲他們相信，進步的力量一定會得到勝利的。將來總有一天可以過得很好，而這一天也不太遠啦。



人造月亮與 人造流星

顧均正

在這一期雜誌與讀者見面的時候，那孤零寂寞的月姑娘也許會有許多小朋友做她的伴侶了。

許多小朋友是誰呢？那是一些人造的小月亮，由V二號火箭彈把它們帶到天空中去撒佈的。

火箭彈

V二號火箭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科學家所完成的新兵器的一種。它的圓錐形的頭裏，裝着猛烈的炸藥，長長的肚子裏，裝着酒精和液態氧。當酒精和氧混合燃燒的時候，就生成大量的水蒸氣與二氧化碳氣體從彈尾衝出來。由於這些衝出來的氣體的反作用力，就把火箭彈向前推進。

火箭彈比之普通的砲彈速度大，射程遠。因為砲

彈全靠它發射時所受到的炸藥的力量，等到它的速度給空氣的阻力逐漸削弱以後，它就無法再向前進了。至於火箭彈卻隨時在產生新的動力，只要彈腹所裝的燃料沒有耗盡，它就一直會向前推進。不但如此，火箭彈還有一種為砲彈所萬不能及的優點，那就是它能够高昇到空氣稀薄得不大有阻力的平流層裏去飛行。火箭在平流層裏，速度非但不至於被空氣的阻力所削弱，並且由於彈內不斷地產生新動力，反可使運動加速，照目前的成績，高度已經達到昇空一百十四哩，速度每小時三千七百哩的可驚的記錄了。火箭彈既然有這樣特殊的性能，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軍隊就能在較遠的根據地，向英國倫敦放射。那無數的火箭彈使英國人早夕不安，感到非常狼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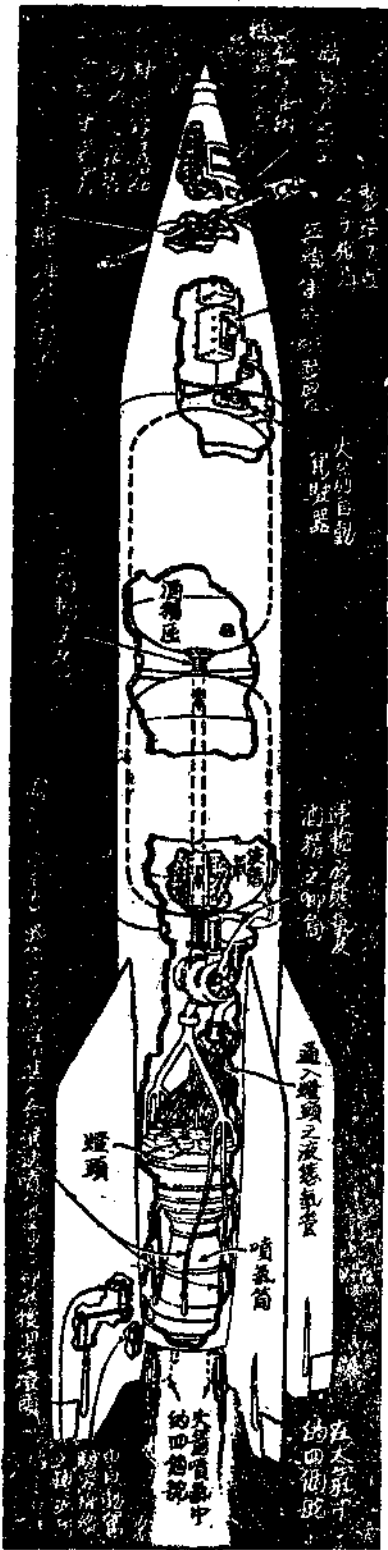
自從對德勝利以後，V二號火箭的祕密就全部公開了。美國軍部參考了據獲的V二號火箭彈的樣品，並藉德國科學家的幫助，已經能够照樣仿製。美國軍部之所以急於要仿製火箭彈，一方面固然有軍事上的目的，但是在學術研究方面，也很迫切的要用到它。

現在各方面的科學家都希望藉火箭彈之助，得知關於高空的種種物理狀況。物理學家要知道高空的宇宙射線的強度，天文學家要獲取在大氣層以上所攝得的太陽光譜，氣象學家要知道高空的氣壓與溫度，無線電學家要知道反射短波的電離層的變化。由於這樣的需要，去年十二月十七日，就有滿足這樣要求的一個V二號火箭彈在美國新墨西哥州的白沙試砲場施放了。而且這一次的試放，除了供上述的研究之外，還

有人提議作一種古怪的實驗，那就是人造月亮與人造流星。

人造月亮與人造流星

創議作人造月亮與人造流星實驗的是加利福尼亞工藝研究所的物理學家茲維基博士 (Dr. Fritz Zwicky)。茲維基博士以為假使我們在火箭彈裏攜帶着一些手榴彈，使火箭在上昇到百餘英里的時候，把這些手榴彈放射出去，然後藉定時機構的作用，讓它們在空中爆炸，那麼由於高空中的氣壓較低，這爆炸的力量一定非常巨大。爆破時所生的彈片，速度最大的每小時可能在二萬五千哩以上，以這樣的速度的空間飛去，儘足以脫離地球的引力，而永遠不再回到



地球上來了。可是各種彈片的速度與方向並不相同，除了飛出地球的引力範圍，從此不知去向——大概會繞太陽而運行，成爲一小行星——的以外，還有下列兩種可能的情形。

第一，有些彈片，在它們飛行的途中，由於受到地球引力的作用，其路徑會漸漸彎曲，如果它的離心力跟地球的吸引力適相平衡（其速度須在每小時二萬二千哩以上）那麼它勢必沿一條橢圓形的軌道，環繞地球而行，跟真的月亮一樣，這就是所謂人造月。不過這樣造成的月亮，比起真月亮來就顯得非常微小，甚至最大的也不過像一個銅元的樣子，所以這些月亮，即使用現代最好的望遠鏡來瞭望，也是看不見的。然而假使我們能夠看到的話，那麼它們一定也是亮晶晶的，像那老而且大的月亮一樣。

當然，要造成一個可以給我們望得見的人造月，照理論上說起來，也並不是不可能的事。只是一來，事實上並沒有這種需要；二來，目前的火箭技術還沒有進步到足以完成這一種工作。聽說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德勝利以後，美國軍部曾經發現納粹科學家有一種狂妄的企圖，想在天空中用火箭來造成一個人造月亮，然後在造月亮上建築起一面大反射鏡，把太

陽光焦點聚在地面上的一點，用來作戰爭的武器。這企圖雖然大而無當，但在學理上自有其可能性的。

第二，有些彈片由於速度較小。開始飛出的時候固然遠離地球而去，可是經地球引力的繼續作用，終於回入大氣圈之內，而落到地球上來了。

還有些彈片由於飛行的方向本來對着地球，所以一開始就很快的落到地面上來。這種落到地球上來的彈片，一經進入大氣圈以內，就與空氣摩擦，發生高熱，終至燃燒發光（大概在離地面四十至六十哩之處），看去像流星一般，這就造成了所謂人造流星。

人造流星在學術上的價值

據天文學家的估計，每天飛到地球上來的流星，大大小小不下十萬萬顆。它們的平均體積都不過像豌豆那麼大小。事實上無論它們有多少大，在未進入地球的大氣圈以內，總是無法看見的。等到它們飛進了大氣圈，與空氣摩擦生熱，因燃燒而發光，這才可以給我們看見。因此除了極少數的大流星以外，大多數的小流星總是不及降落地面，在幾秒鐘裏就在天空中燃燒而成爲灰燼了。

因此在火箭彈的實驗中，若使所有的彈片都飛出

地球以外，而成爲地球的小衛星，或成爲太陽系的小行星，那麼我們必然一無所得。所以這個實驗的最主要的一點，就在那些能够發光，可以給我們觀察的人造流星。

當人造流星在天空中飛過時，由於其與空氣摩擦所生的火燄之跡，可以揭露出高空空氣動力學方面的許多祕密。直到目前爲止，對於這一個題目，實際上我們還一無所知。然而我們現在已迫切地需要這種知識。飛機不久就可以在離地面三四十哩的高空中飛行了。美國空軍特製的 XS-1 型飛機，已經在離地面十六哩的高空中試飛而獲得滿意的結果了。

人造流星對於航空工程學家至少可以供給下列兩種報告，即電離圈（參看本誌第十九期「宇宙線炸彈」）中的大氣密度與溫度，因爲我們只要知道了空中任何高度處某一物體的大小，重量，初速與減速率，那麼那裏的大氣密度與溫度就可以推算出來。就人造流星而言，最初的三個數值，是我們可以在地面上預先測定的。至於它的減速率，則可以用一種特殊的照相機攝取其移動之跡，然後從照片上計算出來。這所用的照相機有一扇旋轉的光門，以一定的間歇而啓閉，因此它攝得的照片，看起來像是一條斷斷續續

的虛線，由這些線段縮短的比例，就可以求出它的減速率來了。

電離圈中大氣的密度與溫度的數據，對無線電工程學家，也將感到很大的興趣，因爲這兩種因素與電離圈之對於無線電收音的影響，必然有很大的關係。電離圈中的大氣是經過電離的，其中的 E 層對於某種高頻率電波，特別能起反射作用。一切短波長距離無線電通訊之所以成爲可能，就由於電波在 E 層與地面之間往復反射，作徑摺式的行進之故。一切短波收音機有一個共通的現象，就是收得的聲音，往往時而響亮，時而輕微。科學家查得它的原因是由於反射層中的離子密度發生變化，而反射層中離子密度的變化，則又由於太陽表面發生擾動之故。因此我們若是對於電離圈中的空氣密度有了精確的報告，那麼對於 E 層的行爲就可以預測得更加正確了。

此外人造流星除了用以探索反射層的祕密以外，還可以告訴我們真流星對於無線電的影響。哈佛大學披兒司氏 (J. B. Pierce) 相信 E 層的電離作用大部分是由流星所引起的。又美國標準局的科學家們曾經報告說，在調頻電波廣播中，常發生所謂爆炸的干涉現象，就是由於調頻電波（下接第十九面）

維他命

文·如·

輪船尚未發明的時代，從歐洲橫渡大西洋到新大陸去，得作長時期的航行。在航程中，船上的水手們很容易患一種特殊的病，叫做壞血病；病狀是全身柔弱無力，皮膚，尤其是口鼻很容易出血，關節和齒齦都感覺疼痛，牙齒搖動而容易脫落，最後便是死亡。

在四百年前，法國有一位航海家卡斯第，帶領了一百零二位水手在加拿大上岸的時候，竟有一百人患了這種病。幸虧當地的印第安人泡松葉給他們喝，總算多數人逐漸恢復健康，但是有四分之一的人卻已經無法救治了。這樣可怕的航海病，直到十八世紀，才有林德和柯克兩位航海家發明了預防的方法，就是在每天的食物中加一些橘汁，檸檬汁和酸菜。但這是什麼緣故，他們並沒有知道。

一八八六年，荷蘭有一位軍醫愛克曼在爪哇醫院

裏見到許多患腳氣病的貧民，他把這些病人吃剩的飯飼雞，經過幾個星期，所有的雞也都患腳氣病而死了。這種飯是白米飯，愛克曼把它拌了糠，或者改用糙米來飼養，發見患病的雞能够恢復健康。愛克曼以為雞吃了白米飯所以會死去，是因為白米貯藏久了，其中有了產生毒素的微生物的緣故。米糠卻含有一種成分，能够抵抗這種毒素。脚氣病是一種神經性病，患者脚部浮腫，神經的反應遲鈍，手，心臟和全身的神經系都發生病理的障礙。愛克曼的同事格利斯繼續研究，認為白米並沒有毒素，祇因為它缺少一種能够促進神經系的新陳代謝的物質，才引起了神經性的脚氣病。愛克曼也贊同這個意見，於是他們創用了營養缺陷的學說來說明脚氣病的原因。

愛克曼是用荷蘭文來寫他的實驗報告的，荷蘭文懂的人很少，所以愛克曼雖然發明了用糙米來醫治雞的脚氣病的方法，卻沒有人曉得應用同樣的方法來醫治人的脚氣病。直到一九一二年，一位波蘭人馮克在倫敦讀了愛克曼的報告，再用鴿子來重復實驗，確定米糠內含有一種特殊的成分，能够防止脚氣病。白米裏因為缺少這種成分，所以吃了容易生病。他給這種成分取了一個名字，叫做維他命。

還有，在一八八八年，德國有一位科學家魯寧，曾用人工提煉的純淨的蛋白質，脂肪，醣類和無機的鹽類，依照食物的成分配合起來飼養老鼠，結果一羣老鼠完全死了。七年以後，荷蘭有一位科學家培開哈林，把魯寧的實驗重復做了一回，他又把少量的牛奶混在這種純淨的食物裏去飼養老鼠，結果那些老鼠便能够生活，而且每天能够增加體重。於是他用荷蘭文寫了報告，認為一般動物的食物，除了蛋白質，脂肪，醣類，無機鹽類和水那五種必要的成分以外，應該還有一種很重要的成分，像牛乳裏所有的那樣。它的分量雖然很少，卻可以維持動物的生命。假如沒有這種成分，那些純淨的蛋白質等五種必要的成分是無法完成它們營養的功用的。

又過了兩年，即一九〇七年，英國的霍普金獨立地做了與培開哈林相同的實驗，同樣證明了牛乳裏含有的少量成分可以決定老鼠的生死。霍普金經過多年的研究，就在馮克研究鴿子的腳氣病那一年，即一九一二年，寫成了他的論文。他把牛乳裏含有的少量成分叫做「食物副成分」。他說：水手的壞血病和有些兒童的軟骨病，都是食物裏缺少某種的「副成分」所引起的。他並且應用定量的方法來實驗這種「副成

分」對於營養的關係，使這一方面的研究愈加精密。

由於以上這幾種偶然的發見和初步的研究，關於所謂「食物副成分」或維他命與營養的關係，引起了生理學者廣泛的研究。因此，原來的一些零碎事實，後來便被整理成系統的知識。一九二〇年特蘭姆出來，便把這些微量的「食物副成分」，統括在維他命這一個名稱之下，而把霍普金等在牛乳裏所發見的成分稱為維他命A，馮克等在米糠裏所發見的成分稱為維他命B。至於松葉和橘子汁所以能够治愈壞血病，是因為它們含有維他命C，後來又發見維他命D，維他命E幾種。到了現在，大部分的維他命已經能够提煉精製，少數維他命更可以由人工合成。由於維他命的發見，許多從前不明白原因的嚴重的疾病，現在都可以用簡單的食餌療法來醫治，來預防了。維他命的研究，對於近代人類生活的貢獻是很大的。

最近，五月十六日，參與維他命初步研究工作的重要人物之一的霍普金，以八十五歲的高齡，在英國劍橋逝世了，爲了紀念這一位偉大的學者，我們來學習一些維他命的知識罷。

先談維他命A，最初發見在牛酪中，後來知道也存在于於蛋黃，腎臟，魚肝油等內。植物體內含有的橙

黃色的胡蘿蔔素，是維他命A的母體，因為它到了動物的身體裏，能够氧化而成爲維他命A。維他命A不溶於水而溶於脂肪內，對於熱和鹼的抵抗力大，所以烹飪的時候不會破壞。它在生理上的功效是能够促進脂肪的代謝，增進健康和目力，減少感冒。缺乏的時候，眼珠乾燥，成爲夜盲症。

維他命B最初發見於米糠內，是一種抵抗脚氣病的成分，經過詳細研究，現在已經把它分析成好多種，有的已經提製出純粹的成分，有的尙須再加研究，才能確定。

維他命B₁就是抵抗脚氣病的主要成分，含在米糠，米胚，酵母，青菜，果實，肝臟，蛋黃等內。溶解於水，對於酸和熱的抵抗力都強。在生理上的功用是能够促進消化器的正常機能，因此增進健康。缺少的時候便食慾不振，引起脚氣病，在育兒的婦人，乳汁的分泌便會不足。它的化學名稱叫做硫胺素，現在已經可以用人工合成。

B又叫維他命G，它的化學名稱叫做乳黃素，可用人工合成。在食物中與B₁一同存在，對於熱的抵抗力最強。在生理上的功用是能够促進生長，增進健康，延長壽命。

B₁也是與神經系和發育有關的維他命。有的人認爲這就是本多生酸，本多生酸係一九三三年韋廉所發見，現在已可用人工合成。在雞的試驗上，缺乏的時候雞雛會引起皮膚病，母雞產出的卵不能孵化。

B₂是一種對於鼠的成長有關的維他命。有的人認爲就是維他命H，也叫做生物活素，在生理上的功用能够防止蛋白質的損壞。

B₃是含在肝臟裏的一種對於鳥類的生長很有關係的維他命，對於鹼的抵抗力特別強。有的人認爲它就是煙鹼酸。煙鹼酸是維他命中最先分離出一種。一九一三年馮克從米糠，酵母等內提煉成結晶形。它的生理功用是能够調整糖類的同化作用，防止皮膚的發疹。煙鹼酸性劇烈，但煙鹼酸是毒性極弱的。

B₄在生理上的功用可以促進呼吸酵素的生產，防止皮膚的發疹。

B₅又叫做維他命I，缺乏的時候引起鴿子消化器的障礙，目前研究得尙未詳細。

B₆對於乳化菌的生長極有關係，有的人說是血球中一種含磷的物質。

現在要講到抵抗壞血病的維他命C了。壞血病的發現已經有久遠的歷史，但維他命C是在三十餘年前

經過荷爾斯特和佛羅利克的研究才逐漸明白的，一九三二年查利·金和吳赫提煉出了純淨的成分，叫做抗壞血酸，現在已經可以用人工合成。維他命C含在豆芽，青菜和各種水果之中，它的性質最不安定，遇熱和鹼，很容易破壞。祇有番茄裏的維他命C，煮過以後不會破壞，所以番茄是一種廉價的補給維他命C的食物。它的生理作用可以促進鈣質的代謝，維持白血球的生長，在平常的時候，可以增強抵抗病原菌的力量，防止黴菌的發生。兒童時代，對於維他命C，尤其需要。

維他命D與維他命A一同存在於魚肝油等內，它的調整磷和鈣的代謝，即防止軟骨病（佝僂病）的功用，最初被認作是維他命A的功用。後來馬科倫用熱空氣把魚肝油的維他命A破壞，發見這種魚肝油雖然失卻了抵抗眼球乾燥的功用，但仍然保有抵抗軟骨病的功用，這才明白了魚肝油之中原來除了含有抵抗眼球乾燥的維他命A以外，另外還含有一種抵抗軟骨病的維他命，這種維他命後來叫做維他命D。

與胡蘿蔔精是維他命A的母體一樣，有一種稱為麥固醇的物質是維他命D的母體。胡蘿蔔精由於氧化而成爲維他命A，麥固醇祇須經過日光或水銀燈的紫

外線的照射，便成爲維他命D。所以動物不攝取維他命D，祇須受到紫外線的照射，便可以防止軟骨病的發生了。

最後發現的一種是維他命E。命E一九二二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教授伊凡斯最先注意到，叫它做維他命X，缺少的時候，會使鼠類不能孕妊。兩年以後，蘇爾把它改名爲維他命E。一九三六年，伊凡斯又提煉出了純淨的成分。但是，這種維他命對於人類的作用，尙沒有確知。

（上接第十五面——人造月亮與人造流星）
碰着了流星尾部高熱的電離氣體，而被反射回來的緣故。這樣的觀察是否正確，也得靠人造流星來給以解答。

結果如何？

去年十二月十七日的V二號火箭彈放射，在各方面都有很滿意的成績，但是單單這人造流星的實驗，由於技術的關係而失敗了。但是現在新的V二號火箭彈又製造了起來，預定在今年五月中再行施放。這次的結果如何，只有請讀者留意近來報紙上的消息了。

調頻無線電波爲一種新式的電波，（普通的電波均爲調幅波），應用此種電廣播佈可以免除大氣的與人爲的干擾。

合 作 (小說)

李 潔

這一天，何紹德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他跟王華明說：

「嗨，我們來辦個圖書館。」

「圖書館？」王華明從沒有想到過這個念頭。

何紹德高興極了，覺得這個主意挺不錯，又有意思，又好玩兒。他說：

「喂，就在我們班上。我們大家把自己的書都拿來。我有很多書呢。」

「我沒有書，」王華明不怎麼起勁。

「不要緊，我有很多。」

「那我也來一個，」王華明放

了心。

「還有誰有書？」

「施心存有畫報，很多畫報，抗戰的。」

「要他拿來。我跟他說去。」

「我準來一個，」王華明說。

何紹德是這學期新插班進來的。人挺活，第一堂課就站起來跟先生問這個問那個的。長得不怎麼高，瘦瘦小小的，像個猴子。才一個禮拜，他就跟一大半同學搞熟了。現在，簡直跟在這個學校裏就了一年多的看不出什麼差別來。

何紹德把辦圖書館的主意說給好些同學聽。愈說愈得意了。就像圖書館已經辦好了擺在那裏似的。

「是吧？我的書你也可以看了，你的書我也可以看了，」他一連串地說着。

可是，施心存不吃這些話。何

紹德跟他說的時候，他說：

「我不來。」

「爲什麼？」

「不高興。」

「爲什麼？」何紹德追緊問。

「不來就是不來，」施心存把

眼睛看着天上。

何紹德一團高興好像皮球似的給施心存一脚踢跑了。生氣地說：

「你也不要來借書。」

「誰希罕！」施心存哼了哼。

施心存見不得何紹德。頭一天就覺得他愛稱能。

那天他帶了一本福爾摩斯在看。何紹德笑嘻嘻地說：「這個我看過了。」

施心存打書上抬起眼睛來看看這個新同學。

「我看的有兩大本，全的，」何紹德說。

「喂！你有嗎？我看完了這本向你借？」

「沒有了，還是好久以前看的，」何紹德說完，就走了開去。

施心存又低下頭去看書，心裏可怪別扭的，就像誰拿了塊棒糖在他鼻子前頭幌一幌，馬上縮了回去似的。上課鈴響了，施心存把書圍上，嘴裏嘟囔說：「過兩天去買一部。」

施心存是獨養子，媽媽挺喜歡他，放學回家裏總有些吃食。媽媽跟他說：「吃完了再出去玩，外頭去，人家要分你的。」他就吃完了再出去。

在學校裏，施心存跟別人蠻玩得來。不過他愛出主意，要別人聽他的主意。叫他順着別人的意思，就不怎麼高興。

何紹德是主意頂多的。施心存嫉妬他。好些事情碰上是何紹德出

的主意，施心存就不去沾上。心裏想：「看他搞出個什麼花樣吧。」

這回何紹德要把畫報拿來，自然更不成了。畫報弄壞了，媽媽不是要說嗎？

何紹德幾天裏忙得一天星斗。

他把自己的書裝了一個籐箱，

邀王華明一起抬到學裏。

同學們圍攔來了。

「慢慢看，慢慢看，等圖書館

開了再看，」何紹德很得意的喊，顯得自己挺重要的。

陳三多扁着嘴唇回頭大聲地

說：「看不得，一看就飛了。」他笑起來，大家都笑了。

「要看了好不好，纔能決定參加不參加呀，」張同光也開玩笑說。

何紹德不笑，正正經經的拿出一本練習簿，在封面上寫上「初二

班圖書館書目」，心裏非常高興。

別的同學也把它拿來了，全交在何紹德手裏。他把籐箱塞滿了，抽屜塞滿了，還是裝不下，桌子上高高的疊起兩墩來。

上代數的時候李先生說：「何紹德，把桌子上的書拿下去。」

「噢，」何紹德應着。

停了一會兒，李先生又說：「何紹德，叫你把桌子上的書拿下去。」

何紹德把兩墩書搬下來擺在椅子上，自己靠王華明那邊挨緊了一點。

又停了一會，李先生說：「何紹德，你把這個題目來算一算。」

「啊？」何紹德正在抄書目，慌忙站出來，書倒了滿地。

除了施心存，大家全笑了。這幾天，施心存凡是碰上跟圖書館有關連的事，全當沒看見，沒聽見。

「怎麼回事？」李先生罵人了。「什麼樣子！」王華明幫何紹德把書檢了起來。

圖書館開了。開在講臺右首那個角落上。用教室後排幾張空桌椅圍起來的。

何紹德派了值日。頭一天是他自己跟王華明。兩個人簡直忙不過來呀。下課十分鐘裏頭，沒有人出去玩兒，全擁到那個角兒上來了。施心存那天特意帶了一些畫報來，借給同學看。愛看畫報的人很多，施心存帶來的一些先都借了出去。各人坐在各人位子上翻看。可是一邊翻，一邊掛心圖書館那個角上的熱鬧。愈翻就愈快，一會兒功夫翻完了，就還給施心存，擠到人堆裏頭去。「借書，給我找本童話。」

「自己找，」王華明說。
「進來嗎？」

「看書目。」

「哪裏，書目在哪裏？」

「那兒。」

「人家在看。」

「等一會兒。」

施心存把幾本畫報疊在一起，整理齊整，放進抽屜裏。他覺得很冷靜，也想走到那個角上去看看，不借書，只是去看看。可是覺得就是去看看也頂丟臉似的。他想：「讓他們去，讓他們去。」

陳三多走過來，「施心存，我借了本『團的兒子』。『團的兒子』，還有師的兒子，軍的兒子，國的兒子。」

「喂。」

「你怎麼不去，擠得好舒服。」

「不，我有書看，」施心存大聲地說，把湧上來的一陣難過壓了下去。

第二天下午上公民課的時候，出了亂子了。

訓育主任趙先生一跨進教室，就注意到那團在一起的幾張桌椅。

「誰擺在那兒的？」他皺着眉頭問。

「那是圖書館，」張同光輕輕兒說。

趙先生對張同光看了一眼，沒有說什麼，就上課了。

陳三多還在看「團的兒子」。他好像跟了書裏的小英雄凡尼亞在前線上跑。忘了這堂課是訓育主任趙先生上的。他把公民課本豎在前面擋着，一股勁兒的看下去。

忽然，趙先生大聲問：

「陳三多，在看什麼？」

「沒有什麼，」陳三多抬起頭來，眼睛急大了，有點兒慌張。

「你低了頭看些什麼？」
「書。」

合 作

趙先生走下講台來，「什麼書？拿課本兒擋着，你當我就看不見了嗎？」

陳三多恨不得把「團的兒子」一下藏進抽屜裏，藏在十幾本教科書和練習簿的底下，藏得好好的。可是，什麼都來不及了。

「是圖書館的，」陳三多低聲地說。一手拿住了書，不讓趙先生拿去。

「有了圖書館，就不用聽課了？」趙先生說。

「團的兒子」給沒收了去。

何紹德心裏一陣緊張，挺沒趣的。

施心存不知爲什麼，只覺得一陣輕鬆。

趙先生說：「課外活動，絕對不能妨礙正課。聽到了沒有？」

何紹德一心記掛着「團的兒子」，那本書正是他的。

施心存好像是誰給他出了一口氣似的，看看何紹德，從眼睛裏透出高興。

隔了一堂課，訓育處把陳三多喊了去。

沒多久，陳三多回教室來了。誰都以爲趙先生打了他十下手板，把「團的兒子」還了他。可是，不。陳三多跟何紹德說：

「趙老頭要你把書目拿到訓育處去。」

「做什麼？」

「怕什麼，拿去好了，」陳三多給他打氣。

「老頭子怎麼說的？」給陳三多這一說，何紹德覺得事情挺嚴重似的。

「說這些書不准看。」

「誰叫你在老頭子堂上看的！」一下課何紹德就跳到陳三多那兒，

埋怨過他了。這會兒又埋怨起來。

「噯，不是呀！」陳三多說。

「說不准帶到學校裏來看。」

「爲什麼？」

「俄國人做的，」陳三多說。

「拿去好了。大不了，不開圖書館就是了。」

何紹德走到圖書館那個角上。

「讓讓，讓讓，把書目給我。」

「爲什麼要給你？」在那兒翻書目的人說。

「訓育處要，」何紹德好像在做一樁挺大，挺要緊的事。

「爲什麼？」好些人問。

「要收圖書館了！」陳三多大聲說。

「爲什麼？」教室裏多少聲音問着。

施心存覺得奇怪。「怎麼，不准搞了？好，看他稱能去。」他稍稍有點兒得意。可是，到底爲什麼

不准稿呢？爲什麼？爲什麼？

趙先生手裏拿着「團的兒子」，靠在椅子背上，對何紹德說：

「這種書不准帶到學校裏來，知道了嗎？」

「我看過這本書，蠻好的。」何紹德無論在什麼地方總喜歡多說話，他指着桌上的書目，「這裏頭我差不多都看過，蠻好的。」

「是俄國人做的，不准帶來。知道了嗎？」

「蠻好的，」何紹德固執地說。趙先生不耐煩了，「到學校是叫你來念書的，不叫你看什麼小說。」

「我們下了班看。」

「朝你說了，不准。以後看見誰再帶這種書來，記過。我先朝你說了，記過。」

「別人家學校都准看，」何紹德受了委屈，不服氣地說。

「人家是人家，我這兒不准。」趙先生拿起書目，「這裏頭有多少俄國人做的書。」

「沒有多少。」

「沒有多少……」趙先生把書目湊到鼻子上看了幾行，「諾，『列寧故事』，怎麼有『列寧故事』？」他看着何紹德，何紹德沒有說話。

「等會兒放學，你給我把書統統帶回去，明天不許帶來了，聽見沒有？」趙先生提高了喉嚨。

「我們纔辦了兩天。」

「一天也不許辦。」

「我拿不了主意，」何紹德忽然想到，「圖書館是大家的，得問大家。」

「你去告訴他們，訓育處說的，不准辦。」

「我不說，沒人肯聽的。」

「怎麼不聽！」

「大家愛看這些書，」何紹德說着，差點兒要掉眼淚。圖書館不能就這麼收了。

「那我出布告，」趙先生說。

何紹德不服氣地想：「我把圖書館搬到家裏去。我們還是要辦，還是要辦的。」

他走進教室，正巧聽見施心存跟誰在說：「纔辦了兩天功夫。」

「媽的，你不用高興！」他把一肚子怨氣全倒了出來。

「你罵人！」施心存從沒有給人這麼罵過。

「罵了你了！」何紹德認爲這麼一來，就只有施心存一個人樂。爲什麼該讓他施心存一個人樂呢？得叫他也樂不起來。他一步一步走到施心存面前。

「你要怎麼樣？」施心存兩眼看住何紹德，他有點兒怕。可是不

甘心讓大家笑他沒用。

「你不用高興！」

施心存勉強地冷笑一聲，「圖書館的事怨不着我。」

話沒說完，何紹德攔腰一把抱住他，要把他摔到地上去。施心存抽出手來，也抱住了何紹德。兩個人在兩排桌椅當中撞來撞去。

施心存氣力小些，沒多久就翻倒在地上。可是他使勁想掙起來，把何紹德一下子推倒右邊，一下子推到左邊。

「好了，好了，」同學們勸着，陳三多跑上去要把他們拆開來。

「好了，好了，上課了，李先生來了，」同學們喊着，都坐上了位子。可是，他們還在地上扭着，直到李先生進來。

「起來，這成什麼樣子！」李先生大聲地喊。可是，他們還在地上扭着。

「起來！」

兩個人都像沒有聽見。

「好，我去找趙先生。」

兩個人被拖到訓育處，都挨了手板。

施心存十分氣苦。趙先生不問情由一陣打，叫誰也不能服氣。不過他倒也沒有想，何紹德先動手，該多受處分。只覺得自己幾下手板吃得太冤。趙先生打的時候，臉上沒有一絲肉是動的，就像施心存完全罪有應得。那樣子施心存從來沒有見過。這是他第一次挨手板。

何紹德絕料不到會搞到訓育處來，搞得被趙老頭子打手板。剛才發那一陣子氣，結果，兩個人手心都火辣辣的。

本來，趙先生還要每人記一個小過。恰好國文老師王先生走來，「算了吧，平日價兩個人都蠻好

的，」王先生說。

「好，不記你們的過。你們給我在這裏站兩個鐘頭，」趙先生的聲音挺冷。「把手舉起來。舉高點！打架打累了嗎？」

兩個人面牆壁站着。舉起手，像投降的兵士。

趙先生出去了。跨出門，他回過頭來說：「好好地站着。手舉高點。」

這會兒就剩下兩個人了。

兩個受罰的人在一起。何紹德陪着施心存。施心存陪着何紹德。

何紹德左手邊靠窗。他眼睛斜過去，看見趙先生低着禿頭走過操場，到外頭去了。天氣很好，太陽照着，光場場一片操場愈顯得空了。全操場只有一棵槐樹，在訓育處的窗邊，葉子挺密的。來了一隻麻雀躲在葉子下面叫着。一會兒又來了一隻。一會兒又來了第三隻第



老虎的白襪子

余仲道

半夜三更裏，老虎闖進了門。

我問他來幹什麼，他就保護小綿羊。

——古怪歌

老虎剛吞下了一隻公山羊，肚子塞得飽飽的，在林子裏呼呼地睡熟了。不一會兒，他夢見那公山羊從他嘴裏跳了出來，流着淚跪在他面前，哀求他以後不要再吃山羊了。老虎睜着不睬，公山羊忽然站了起來，拔出一把刀，兇狠地指着他叫道：「你再吃我們山羊，我就殺了你！」

老虎驚慌地跳起來就逃，逃出了夢境——他醒了。「不錯，殺生是一樁罪過，說不定真會有報應，」他想。「我從此戒殺吧。」他伸出前爪打自己一巴掌表示戒殺的決心。就是這一下，他看見自己的前爪上還沾着血跡，還聞到一股羊膻氣。「這怎麼成呢？兔子他們看到了，聞到了，怎麼會相信我已經戒殺了呢？」於是他就到山溪邊去，想把腳爪上的血跡和膻氣洗掉。誰知洗了一遍又一遍，腳爪上終還留得有一點兒血跡，一點兒膻氣。

沒有辦法，他只得去請教獅大哥。獅大哥不加思索，就說：「這有什麼難呢！穿一隻白襪子不就成了嗎？這是我祖傳的老方法。」他說完就送

四隻。叫得够熱鬧的。

何紹德回過頭，看看施心存。

施心存手已經很癱了。拳頭舉得只齊耳朵根，軟疲疲的一點勁兒也沒有。他一會兒曲起左腿，打直右腿，一會兒又打直右腿，曲起右腿，換着力。手臂就愈落愈低。

何紹德也有點手痠，卻沒有癱得那麼利害。他看見施心存這個樣子，不知怎麼一想，把手放下了下來。施心存跟着，也把手放下了。

兩個人沒有說話。

半點鐘，三刻鐘，槐樹的影子長了。外邊又下課了。

陳三多王華明他們見趙先生不在，圍在窗口下面。何紹德對他們搖搖頭。他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就是何紹德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總之他搖了搖頭。後來上課了，他們又去了。

施心存想着剛才打的那場架。想到圖書館，想到昨天他一個人那麼冷靜。

「嘩，趙先生來了，」忽然，何紹德對他這麼說。施心存馬上舉

一隻白襪子給老虎。老虎穿上了襪子，不但血跡給遮住看不到了，連糞氣也不很容易聞出來了。他滿意極了。

老虎在林子裏散步。小兔子遠遠的望見他，拔腳就逃。「不用逃，不用逃，我已經戒殺了，」老虎連連搖着穿着白襪子的前爪說。「請相信我。我腳上不會再有一點兒血跡，也不會再有什麼糞氣了。」小兔子一看當真，就信了老虎的話，不再逃了。不一會兒，小兔子把這可喜的消息傳遍了整個林子。野豬，驢子，馬，牛……都自由自在的到處逛着，心裏不再存什麼懼怕了。

老虎又走到公山羊的家

裏去弔喪。公山羊

的兒子小山羊正

倚着門在流眼

淚，看見他來

了，連忙逃

進門去。

老虎趕忙

招呼道：

「不用躲，

不用躲，我是

來弔你爸爸的喪，

並且打聽一下，兇手是



起手來。

趙先生推門進來，看了他們兩個一眼，走到桌子邊坐下。

兩個人站得很直，手還是跟先前一樣舉着。

「怎麼，沒有誰把手放下來過吧？」趙先生帶着點譏刺地說，語調挺隨便的。

一點兒聲音沒有。趙先生低下光光的頭，做他的事。辦公室很靜，可是很不自由。趙先生一腳踏進來，自由就一腳踏了出去。

過了十分鐘。

「好了，」趙先生說。「以後不准打架。」

誰也沒說什麼，可是心裏在想，不打了，不打了。這不是對趙先生說的，是對自己說，不打了，真的不打了。何紹德再不想打施心存，施心存也不要打何紹德了。

走出訓育處，施心存想找一句話來說：

「剛才好危險，差一點給他看見。」

「可不是，他走到窗子邊兒上

誰。我非把他懲罰不可。」

小山羊看他態度全變了，語調也非常柔和，也就放了心，他恭敬地回答說：「還不知兇手是誰哩，大王，請你幫我們偵查。」

「當然，我要代你們偵查。這兇手真是喪天害理。把好好的一家人，弄得剩了孤兒寡婦。」

「是呀，真是喪天害理！」

「我看著心裏真難過。雖說我以前也愛吃點兒野食，看著這樣，我也不忍心了。我從此就戒絕殺生了。我還要組織個戒殺會，教獅子，豹，狼，狐狸他們也來參加。」

「那好極了，戒殺會組織好了，我們山羊一定首先加入。」

這時候，母山羊搬出一桌素席，請弔客吃飯。老虎眼睛望著碗裏的菜，說：「山羊弟，巧極了。我今兒頭一天戒殺，就有這麼好的素菜吃。」

「素雞，素鴨，素肘子……還有酒，真不錯。」

小山羊把老虎讓在上面坐了，說：「大王今天多喝幾杯。戒殺是樁大功德，應該祝賀。」

老虎才動筷去夾素雞，門外飛來了一羣貪饞的蒼蠅，儘在菜碗上面繞著圈子。老虎揮著穿著白襪子的前爪，罵蒼蠅說：「畜生，客人還沒動手，你們倒先來了！」

蒼蠅倒不買他的賬，有一隻也嗡嗡的回罵起來：「難道祇許你吃羊肉，喝羊血，我們吃點素菜你就——啊，啊，兄弟們，你們聞到沒有，他穿襪子的前爪上還有羊血的腥氣哩。」這一叫，蒼蠅們全丟下了那些不中

我纔看見，「何紹德得意地說。

第二天圖書館收起來了。幾張空桌椅又還到後排去。講臺右首那個角上熱鬧了兩天，像剛散了場的戲院子，先前愈是亂烘烘，這會兒愈顯得冷清清。

好多人派了值日還沒輪到呢。

王華明到刻字攤上去刻的圖書館章，這天纔拿來。

何紹德的籐箱放在教室背後。他的抽屜裏，王華明的抽屜裏，陳三多的抽屜裏，還有好幾個同學的抽屜裏，全塞滿了書。

不能放在外頭呀，趙先生要看見的。

一個同學說：「怎麼不准看，又不是連環圖，劍俠書。」

「俄國人做的，」何紹德說。趙先生就只說了這麼一個理由。

「我借的那本書纔看了一半呢，」另外一個同學說。

「怎麼？」何紹德沒有懂他的意思。

「就要還嗎？」

「不，我們把圖書館辦下去。」

吃的素雞素鴨，一窩蜂圍住了老虎的白襪子起哄了。有幾隻竟鑽進襪子去舔血跡了。老虎腳趾縫裏給蒼蠅舔得奇癢難熬，可是又不能把白襪子脫掉，於是坐立不安起來。

小山羊看着這樣的情景，不由得疑惑起來，也尖起鼻子來一嗅——他嗅到一股父親身上的氣息，從老虎的白襪子裏發出來。他悲憤到了極點，也忘記了對面坐着的是老虎，直指着老虎的面，怒叫道：「你這強盜，殺了我爸爸，還冒充弔客。媽媽呀，兇手在這裏了！」

老虎老羞成怒了，大叫一聲。也來不及把襪子脫了，舉起前爪就向小山羊腦袋上猛力一擊。小山羊的腦袋就給擊破了，腦漿迸出，鮮血飛濺；他倒在地上。蒼蠅們很快地聚集在腦漿與血液上吸吮着，一面歌頌着老虎的英武。

母山羊在後面聽到兒子的叫喊，連忙趕出來。老虎不等她看清楚，一把捏住喉嚨，扼死了她。老虎看着這兩隻肥美的山羊，心花怒放了，一口氣把他們吃下了肚去。再舉起前爪看看，那白襪子已給血染得鮮紅了，他索性一把拉了下來，連血帶漿吞下了肚去。

老虎吃飽之後，又回到林子裏去睡覺了。忽然，他聽得一陣鑼鼓喧鬧。睜眼一看，原來是那些小兔子；野豬，驢子，馬，牛……他們抬着一塊金字匾額，上面是「立地成佛」四個大字，正是稱頌他戒殺的功德的。

童話

古代英雄的石像

葉紹鈞著 一元三角

開明書店印行

何紹德拿把圖書館搬家裏去這主意說給好些同學聽。他可沒有想到，好些人早也有了這個主意。「出了學校，就沒有他的事，」陳三多說。他是指的趙先生。「辦下去，」大家說。「對了，他未必管到我們家裏來，」張同光扁扁嘴，輕蔑地說。「辦下去，」大家說。施心存也跟大家圍在一起。真的，大家對搞圖書館好起勁呀。一隊球員也就是像這個樣子。大家只有一個意思——要贏，大家只有一樁事情——給球隊出力。施心存忽然插嘴說：「我把畫報拿來。」「自然，你把畫報也拿來！」何紹德接上去說。下午，又是王華明陳三多幫着一起，把書搬到了何紹德家裏。往後大家得放了學來借書了。施心存回去跟媽媽說了，就把二三十本畫報搬到了何紹德家裏。圖書館現在還開着，一直開着。



一加一

不等於二

王峻岑

星期六回家，小弟弟忽然提出一個問題來問我。

「哥哥，你說一加一等於什麼？」

「一加一？」我覺得這個問題有點不像話，於是

衝口而出：「一加一等於二。」

「可是，一加一不等於二！」他突然反駁我。

「爲什麼？」

「當然啦，當然不等於二。」說着，他把手裏的

一本「開明少年」打開，指給我看，在一篇講算學的文章上面，有幅小小的題眉畫。在這裏畫着一個人，倒背着手，站在一塊黑板前面。腦袋上斜斜的頂着一個大問號，他正在對着黑板上的一個算式發生驚異。這個算式就是：

$1+1\neq 2$ 。

「你看，」弟弟說：「這不是一加一不等於二

嗎？」

看了這幅畫，我一時竟然不知道怎樣答覆才好。就在這個時候，小弟弟得意的跑了。可是這個問題一直就在我腦袋裏轉來轉去，想不出個所以然來。

昨天回到學校裏來，把這個問題告訴同屋小張。他卻笑着說：「傻孩子，畫圖的人不過是隨便開個玩笑，你卻一定要尋根究底，何苦費這些心思呢？」

「但是我的意思不是這個樣，」我說。「如果這個算式對的話，我們應當有個解釋；如果這個算式不對，我們也應當有個理由。既然是一個問題，就應當想法解決；不去想它，總不是個辦法。」

「是嗎？那麼讓我也幫你想想看。」於是他把腦袋幌了兩幌，眼珠子轉了兩轉，忽然說：「不錯，我想起來了，一加一是可以不等於二的！」

「是嗎？」我爲注意而緊張起來，「爲什麼？」

他說：「這很簡單，橫着寫個一，豎着再寫個一，結果一加一變成「十」，這不就是「一加一不等於二麼？」

我沒料到他開這樣個玩笑。

「得啦，你以爲我還能給你講些什麼算理麼？」接着他就哈哈的笑起來。

不過我覺得，雖然他說的不是算理，然而他的思想總算敏捷靈活。我想了一整天，連這一點都還沒有想到。

不料到了夜間，在熄燈以前，小張忽然又告訴我：「你說怎麼樣，一加一的確確可以不等於二！」

「你不要再瞎說了！」我馬上警告他。

「這算什麼話呀，」他便嚷了起來。「我且問你：一堆書，再加一堆書，不還是『一堆書』嗎？一捆劈柴，再加一捆劈柴，不還是『一捆劈柴』嗎？一隻茶杯加上一杯的水，不就是『一杯水』嗎？一個飯碗加上一碗的飯，不就是『一碗飯』嗎？一個男人加上一個女人，不是『一對夫婦』嗎？一個哥哥加上一個弟弟，不是『一對弟兄』嗎？一個爸爸加上一個兒子，不就是『爺兒倆一對』嗎？——哼，爺兒倆，這個『倆』不好。我們再說：一個爸爸一個媽媽，再加上一個兒子，這不是成爲『一個家庭』嗎？一個人加上一個人，再加上一個人，無論加上多少人，結果不總是『一個團體』嗎？這就是說：一加一不但等於二，而且還可以等於一。不但一加一可以等於一，而且無論多少一相加，結果也可以等於一。——你以爲怎麼樣？」

想不到他一口氣能說出了這麼許多，說得我笑了，他也笑了。

他很得意的再追問我：「怎麼樣？你說有理沒有理？」

「當然啦，」我說，「你是無理也說三分。」

「怎麼？沒有理？你能說這些都不對嗎？」

電燈忽然滅了，他又說：「你自管想你的，咱們明天再談。」

這一夜卻惹的我沒有睡好覺。小張的話雖然有點強辭奪理，可是確實有些研究的資料。今天一早起來，我就把想到的一些說法，全盤整理了一道。

例如：

一根線，接上一根線，結果還是一根線。

一張紙，再糊上一張紙，結果還是一張紙。

一個粉團，再揉上一個粉團，結果還是一個粉團。

以上算是第一類，這些跟小張所說的「一堆書再加上一堆書，結果還是一堆書」的情形一樣。這些例子從表面看來，一加一還是等於一，可是仔細一想，結果這個「一」和原來的那個「一」實在並不相同。一根線再接一根線是一根「較長」的線，一張再糊一紙張是一張「較厚」的紙，一個粉團再揉一個粉團是

怎樣用畫來表達思想？

窗和鏡子

明 冶

請望望窗子外面。要是你住在城市裏，窗子外面是牆壁，店鋪，街道，行人，車馬……住在鄉村裏景象就不同了，窗外可能是田野，林木，江流，山嶺，和寬闊的天空。「江山如畫」，而窗櫺就像畫框，窗外的種種景物不是嵌在窗櫺之間嗎？在城市裏，窗子外面當然沒有如畫的江山，可是你也許看見過流浪漢在窗外的牆角裏躲風避雨。或者突然聽見一陣叫喊，回頭一看，窗外一羣小鴉三正在爭奪別人拋棄的殘餅冷羹……你會爲這些事動過心嗎？這不都是更生動的圖畫嗎？把嵌在窗櫺間的種種畫下來，就是幅有意思的畫了。

從鏡子裏面看鏡外的景物，那就更有味兒了。在鏡子裏，景物前後的層次跟真的完全一樣，前後後，大大小小，一點不含糊。種種景物雖映在一塊平面的玻璃上，卻有着立體的深度。要是我們把鏡子裏看到的景象畫在一張紙上，這不就像了照相一樣的一幅畫了嗎？

可是，初學畫畫的人要這樣做是會感到困難的。因爲從窗子裏和鏡子裏看到的景物都又多又雜，你因此無從下手，有大多數景物都在動着，也來不及把它們畫下來。好吧，讓我先舉兩個例給你指點個方向，再由你自己去解決實際上遇着的各種困難。

怎樣取材。

一個「較大」的粉團。這就是說，雖然同是一個「一」，然而在「量」上卻有個顯著的差別。

其次例如：

- 一湯一菜是一份客飯。
- 一褲一褂是一身制服。
- 一筆一硯是一套文具。
- 一被一褥是一牀被蓋。
- 一左一右是一個擺盪。
- 一高一低是一個跳動。

以上算是第二類，這些例子跟小張說的「一個杯子倒上水是一杯水」的情形一樣。在這裏，一加一還是一，可是結果這個「一」，包含的內容比較複雜；這就是說，雖然結果還是一個「一」，然而已經變了「質」，與原來的全不相同。

再則，例如：

- 一雙鞋再加一隻鞋，是一雙鞋。
- 一隻襪子加一隻襪子，

是一雙襪子。

譬如說：你想把從蘇北山東逃來的難民畫下來。你看到他們兩三個一羣吹着簫，打着鼓，向洋貨店老闆要錢。街上的景物當然又多又雜，洋貨店這邊是五金店，那邊是衙堂，還有許多行人在匆匆的走來走去。你的目的是要把在要飯的難民畫下來。那末你可以捨棄了五金店和衙堂口，和那些匆匆來去的行人。像這樣把一部分不關緊要的景物刪去，留下主要的題材，不但畫起來容易得多，也能更明顯地表達出你的思想。

譬如你要畫街道呢，店鋪啦，行人啦，車輛啦，似乎沒有一樣能捨棄的。可是你不必很精細的把店鋪的陳設逐家畫下來，祇要畫出街道的特點，店面，招牌，欄窗，等等就成了。至於車輛行人，也只要揀一些來做代表。「開明少年」第二十一期的封面畫「春雨」，繪的就是街道，是個



很好的取材的例子。

以上面這幅畫來說，主要的是兩個逃難的孩子，後面是一團煙火，和焚燒中的屋子。畫上的兩個孩子是主體，只用焚燒的屋子和煙來做背景。在屋子與兩個孩子之間，也許有山坡，有小河，也許有橋，有農作物，現在都省去了。因為主要的意思已經表達出來了，那些雜亂的東西雖經省去，可是有煙與破屋子作襯托，已經足够了，並不會減弱畫面的意趣。

一個手套加一個手套，

是一副手套。

一個鏡片加一個鏡片，

是一副鏡片。

以上算是第三類，這些例子跟小張說的「一夫一婦是一對夫婦」的情形相同。在這裏，結果雖然還是「一」，然而這個「一」實在就是變相的「二」。當小張說「一父子是爺兒倆一對」的時候，就把這個隱蔽的內容暴露出來了。

除此之外，我還想到：

一尺加一寸，是一尺一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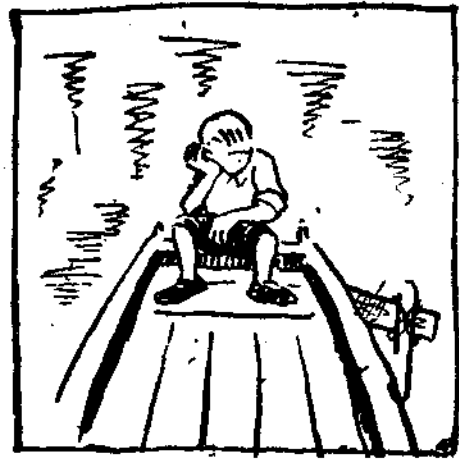
一擔加一斗，是一擔一斗。

一斤加一兩，是一斤一兩。

一分加一秒，是一分一秒。

一塊錢加一毛錢，是一塊一毛錢。

以上可以說是第四類。在這裏一加一是的確不等於二，然而這裏面卻也有個原因，那就是相加的兩個「一」彼此單位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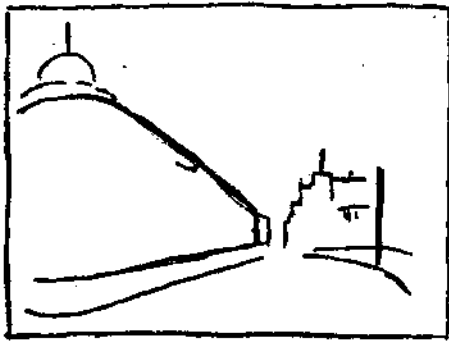


炎熱。你也許會領悟這幅畫的取材是如何巧妙了。

歸納起來說：畫一幅畫首先得確定要表達的是什麼，這就是「主題」。然後把景物選擇一下，把那些與主題無關的捨棄了，把主題放在醒目的地位，把次要的當作襯托。務必使主題格外明顯，格外突出。不要把主題與陪襯放在相同的地位上。否則就像舞臺上主角配角混在一堆，教人不知道看了誰好。

· 近 大 遠 小 ·

假如我們要畫街道，像在上期「開明少年」



這一幅畫的是坐在船頭上的旅客。船只截取了一半，但是，這對於畫並沒有損害。因為我們要畫的是這位疲憊不堪的旅客，不是在船尾的那個搖船的。再說這一期的封面畫「夏日」，那棵大榕樹遮着半邊天，可是李樺先生除了榕樹的擁腫的樹身外並沒有畫多少枝葉。他用樹身上，地上，和孩子身上的陰影來表現榕樹的濃蔭。這陰影把後面的天空反襯得很亮，使人感到夏天的

說到這裏，卻使我又想起了在算術裏關於加法有一個重要的規定，那就是：不同種類的不能相加，不同單位的也不能相加。這也就是加法的一個性質。從這一點，我們對於上面那些結果，可以得到一個更清楚的分析。

所謂一根線再加一根線，雖然還是一根線，然而就長度上來說，卻是原來兩根之和；假設原來的兩根線是一樣長的，結果實在還是一加一等於二。

所謂一湯一菜是一份客飯，如果分析起來，在算學的立場上說，根本就不能相加。我們把它叫做一份客飯，只是爲了說明的便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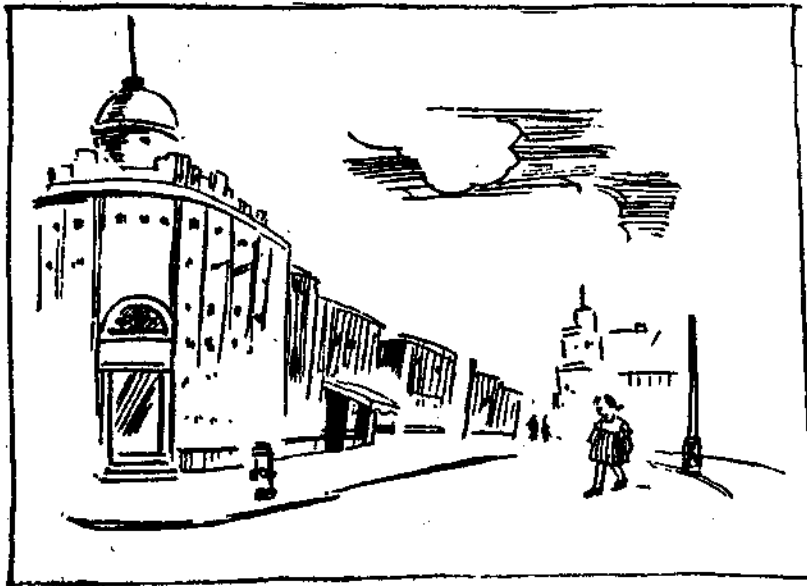
所謂一雙鞋，一副手套，一對夫婦，實在就是兩隻鞋，兩隻手套，兩個人；至於一尺一寸，一擔一斗，根本就沒有相加。

所以我們應當說：一加一還是

上我們說的，先用簡單的幾筆畫個輪廓，然後畫上精細的部分。可是爲什麼街道的輪廓是兩個相對的三角形呢？這原由很簡單，因爲事實上我們眼中的街道好像是一個平放着的四角椎體，我們像站在底面向椎尖望，天空愈遠愈狹，街道愈遠愈窄，兩旁的房屋也愈遠愈低矮。

看看這期的封面吧，那個背着籃子的孩子比遠處的茅屋高了不少。這是爲什麼呢？因爲孩子近，茅屋遠，要是孩子漸漸走遠去，走到茅屋跟前，一定不比茅屋的屋簷高。

前面說過，鏡子雖是一塊平面的玻璃，可是映在上面的景物卻有着立體的深度。這就因爲近的東西大，遠的東西小。我們的畫要像鏡子所映的物象一樣的真。那末畫的時候就不能够忘記這近大遠小的原則。切不要以爲大人一定比小孩子長得高，要是他落在後面，說不定還及不上孩子的一半哩。



等於二。反過來說，一加一就「不能」不等於二。因此我們斷定上面那個算式是錯的。

當着我歸納到這一個結論的時候，心裏覺得很高興。順手打開無線電收音機，恰好正是一節修養講座，裏面放出來的聲音說：

「我們要想求知識，主要的還是在訓練自己的思想。一個問題來了，首先應當加以詳盡的分析。能分析才能透澈，能透澈才能把握，能把握才能够運用。譬如學算學，我們不應當僅僅注意演題，主要的還在把握算理。那怕一個枝節的問題，只要注意研究，就會幫助你對於全盤的瞭解；往往從一個很小的問題開始，就能够引起一個複雜的專門的研究。一切科學的發展都有同樣的情形，在整個的學術史上，你可以找到不少的先例。」

這句話深深的打動了我的心；眼望着窗外蔚藍的天空，我起了無限的希望。

家庭小實驗

從日常生活中的認識科學
用科學解釋自然現象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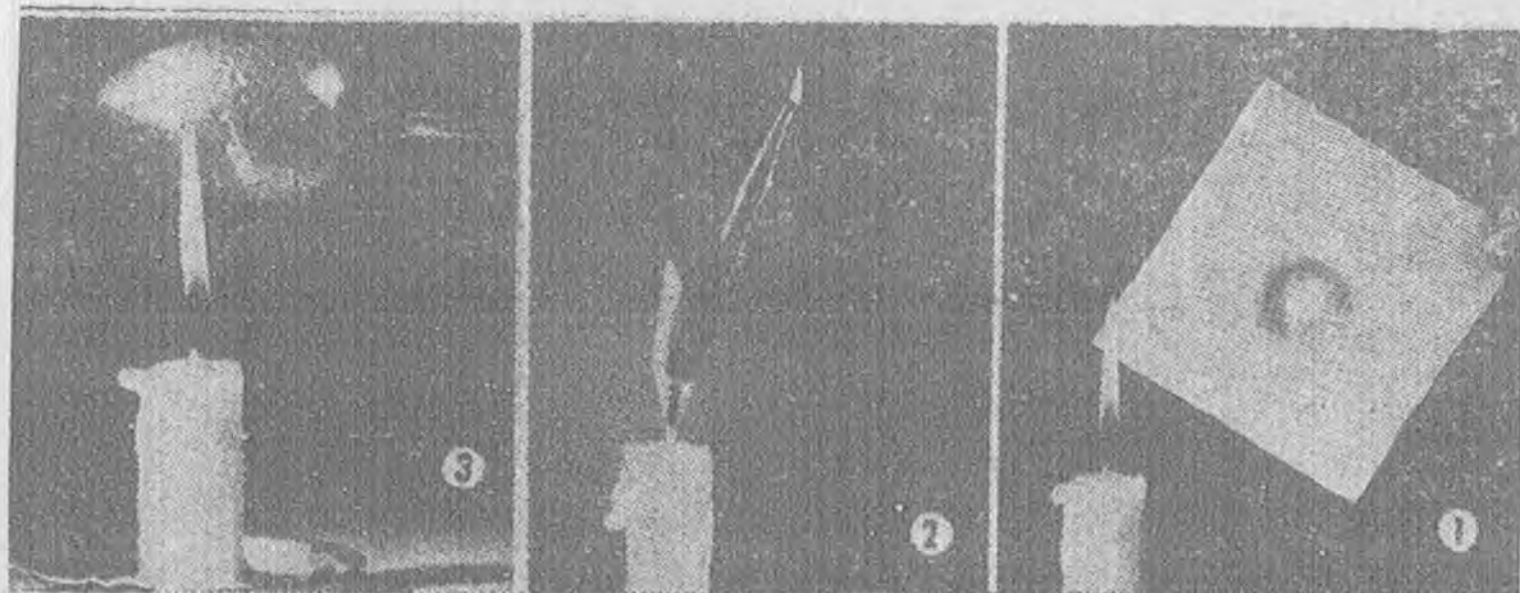
燭燄中所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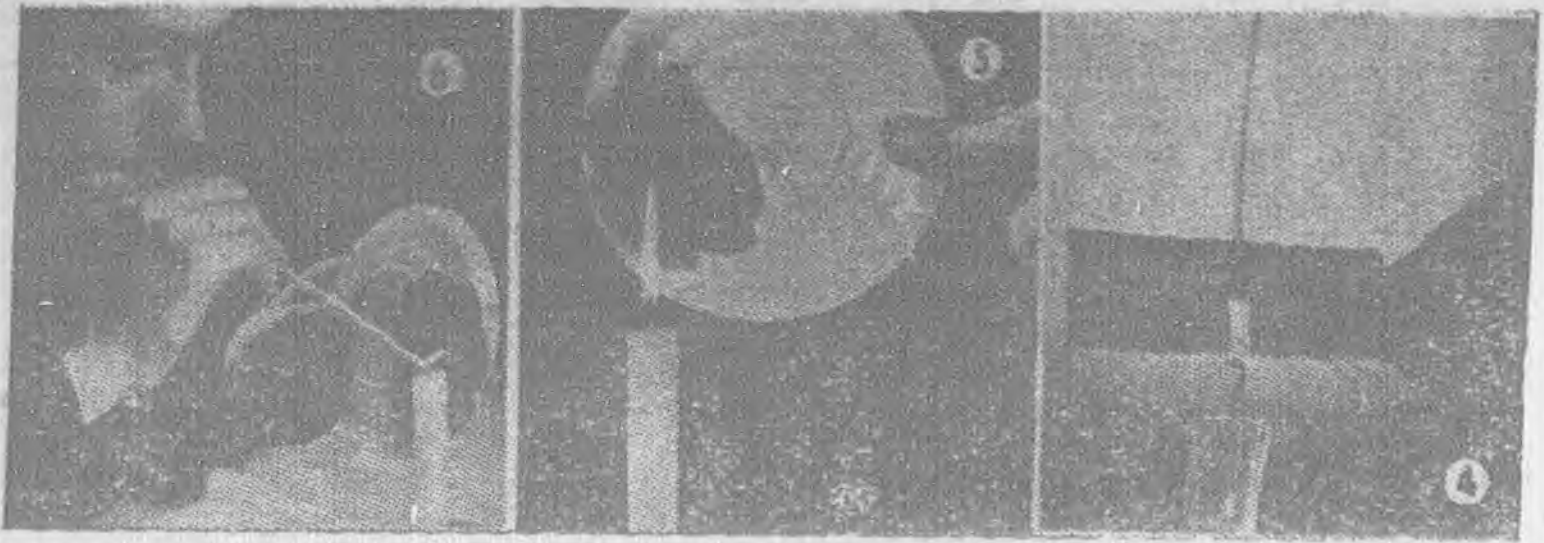
九十年以前，電學家法拉第曾經仔細研究過燭燄的組成。後來他在英國皇家學會中作了好幾次著名的講演，證明普通的燭燄實在是一個雛型的實驗室，你可以從這裏找到許多有趣味的化學變化。

要做完法拉第氏所提示的全部實驗，恐怕要花上好幾小時，但是其中最有趣的幾個，卻只須花幾分鐘的功夫就够了。你只要用一張白紙，就可以研究燭燄的物理構造，並查出其中的熱的分佈。將白紙依水平位置執住，然後把它即速移至離燭芯上方約五六釐米的地方，儘可能勿使火燄盪動，待紙面略現焦黑，立即移開。如果手法敏捷，必可使火燄在紙上灼成一個黑色的圓環，中央並不焦黑，如圖1所示。這表示在近燭芯的上方溫度是很低的。

如果你再反覆做這個實驗，順次把白紙移到離燭芯上方較高的平面上，必可發現這圓環將漸漸縮成一塊，這就是火燄中最熱的地方。

火燄中冷而中空的部分在發生一些什麼變化呢？在這裏，液態的石蠟是在沿燭芯爬上來，受四週熱的影響而分裂為氣體——其中包含着乙炔，乙炔，氫和一氧化碳等。所以這地方可以稱為一個雛型煤氣廠的分裂室。





對於些這氣體，你不能用簡單的裝置把它們一種一種分離開來，但是可以設法證明它們是可燃氣體。試用一段玻璃管，一端加熱拉成尖嘴，然後把另一端放在火燄中心，適當燭芯的上方，使燭芯所生的氣體由此導出燄外。這氣體可以點燃，如圖2。這些氣體進入了燭燄的發光部分，氫與一氧化碳通常都先行燃去，乙炔和乙炔則更分裂為碳與氫。在一個正常的火燄中，這氫與碳到了火燄的最外一層無光的部分，就全部燃盡。當氫燃燒時，它就與氧化合而成為水。如果你用一個冷的銅湯匙放在火燄的尖端，你將看見匙上最初生成了一片細微的露點，不久會合併成一粒粒小水滴而落下，如圖3。

要把石蠟油完全分裂，把分裂生成物完全燃去，就得以火燄供給充分的熱。如果這熱給他物所奪除，例如圖4所示，在燭燄中插入一張容易導熱的鐵絲網，那末一部分的燃料就將變為烟霧，這些烟霧是由白色石蠟油蒸氣與黑色的碳粒子所組成的。

要表示火燄會產生碳，可用一隻冷的舊瓷盆，放在火燄的發光部分。如圖5。盆上所出現的油膩的黑色沈積物，就是微小的碳粒子，通常稱為油烟或烟墨。

當蠟燭平靜地燃燒時，這些碳粒子先被熱至白熾，使燭燄發光，然後再行燃去。要表示油烟中的碳粒子能够燃燒，可以先用一根吸汽水的蠟紙管，把一端封閉，而在这封閉的一端離管底約半吋的地方，開一個小孔，做成一個吹管。把吹管開小孔的一端放在水中浸過，使之不易着火，然後把它移近燭燄的上方，在管口吹氣，使火燄射到盆上有油烟的地方，如圖6所示，即見那些油烟漸漸消失了。

火燄中若是沒有那種白熾的碳粒子，就不會發光。例如酒精燈的火燄，溫度雖很高，可是因為不含碳粒子，所以它的光亮遠不及燭火。如果你在這酒精燈火燄中放入一圈鎳鉻線（從舊電熨斗上拆下），那末這火燄就因鎳鉻線的白熾而大放光明了。



雅典娜的誕生

思 玄

一 宙斯的頭痛

宙斯忽然頭痛起來了，痛的很利害，就像頭要裂開來似的。

每天天剛亮——他那英俊的兒子阿坡羅駕着太陽車從東方出發的時候，他得到阿林匹克山的頂上去受衆神的朝拜。今天他想不到。頭痛得這樣利害，坐在山頂上搖搖幌幌的，成個什麼樣兒；假如一個不小心，從山頂上摔下去，希臘大神的威名豈不從此掃地了。可是不去也不好呀。原來每天都去的，忽然不去，免不了要引起大家的議論。要是這頭痛給衆神知道了，還會引起他們的懷疑，萬能的大神怎麼也會頭痛的？豈不要損害威嚴嗎？

宙斯越想越氣，頭也越痛的利害。

「妖魔！」他恨恨的大叫一聲，站在他肩膀上的那隻神鷹被嚇的飛了起來，張大了眼睛望着主人。

「一定是妖魔作怪！你懂嗎？」宙斯氣憤憤的望着神鷹說，「趕快去，去把伐爾堪叫來，叫他別忘了把鎚子帶來。」

神鷹知道主人不是罵他，放了心。他最怕的是失掉主人的歡心。聽到主人的吩咐，他便迅速的飛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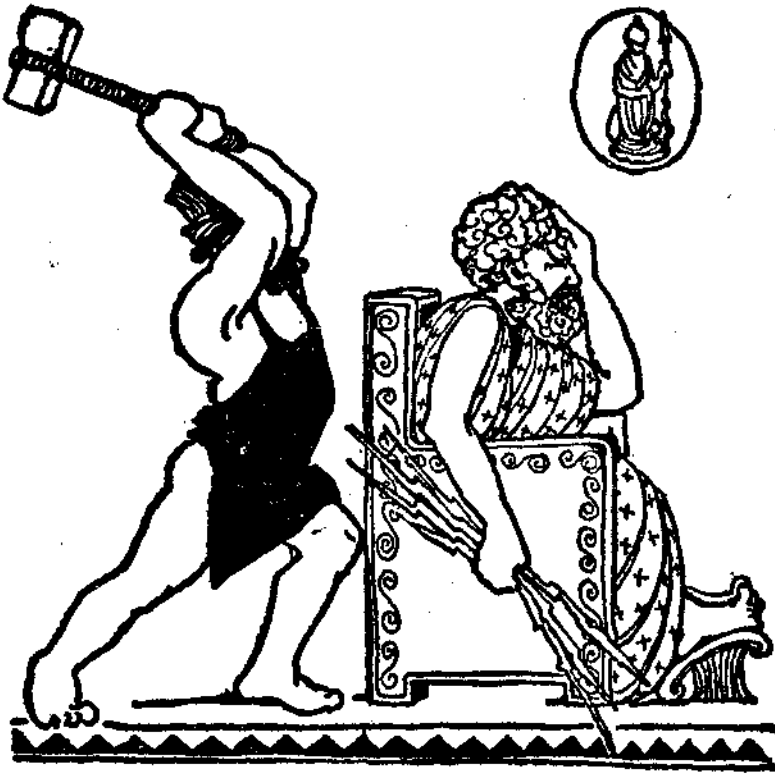
當神鷹把跛脚的伐爾堪帶來的時候，宙斯已經痛得忍不住呻吟了。伐爾堪看到父親那種狼狽的樣子，完全失去了平日的威嚴，覺得又奇怪又好笑。但他不敢笑，只輕輕喚了一聲：「爸爸！」

「唉……唉……」一定有妖魔在我的腦袋裏作怪。」宙斯一邊呻吟一邊說，「用你的鎚子敲他吧。」

「敲他，他在哪兒呀？」

「唉……在我的頭腦裏，唉，你就敲我的頭吧！」伐爾堪越發覺得奇怪了，但是他知道父親的命令是違抗不得的，只得舉起鐵鎚向父親的頭頂上打去。

「噠！」
說也奇怪，鐵鎚打在頭上，宙斯的頭便不痛了；同時有一道黑影從頭上跳了出來，停在宙斯的面前，宙斯和伐爾堪不約而同的朝那黑影看去，只見一個全身披甲的少女站在那裏，臉兒長的跟狄安娜一樣。伐



爾堪心裏想，哪裏會有這樣標致的妖怪，莫不是父親生了個妹妹吧。」但是宙斯的怒氣沒有消，憤憤的說道：

「就是你在我腦袋裏作怪嗎？」

「我是智慧之神雅典娜，」那少女答道，「智慧是從頭腦裏產生的。」

「什麼智慧不智慧，分明是個妖怪。」宙斯一邊說，一邊便舉起手裏的閃電棒對準她擲去，妖魔是受不起這一擲的。可是那少女卻毫不在意的把閃電棒接在手裏，擲還給宙斯，並且說：

「你竟這般的恨我嗎？難道一點也不講父女之情嗎？」

伐爾堪看了這情形，知道她的確是他的妹妹，便說，「爸爸！讓我帶她到母親那邊去，請母親管教她吧！」

宙斯默不作聲，看着伐爾堪一拐一拐的牽着雅典娜走了。

二 對立的兩邊

宙斯的家裏與其說嚴肅，不如說一向是又沈悶，又冷靜的。自從雅典娜出世以後，她的聰明和活潑，

給家裏帶來不少的歡愉和生氣。一家人，只除了宙斯和馬斯，誰都喜歡她。尤其是她的哥哥姐姐，幾乎每天都離不開她；她到哪裏，他們就跟到哪裏。聽她講新奇的道理，看她做出那些從來沒有的東西，他們覺得她本領比誰的都大，甚至比父親的還大。他們從她那裏學到了不少的新本領。伐爾堪學會了怎樣把火的種子散佈到人間，而不引起災害。阿坡羅學會了怎樣去駕駛太陽車，才會使世界上有日夜和四季的分別。狄安娜學會了怎樣把太陽車的光反射到地面上來，使地面上夜晚也有了光亮。黑姆斯學會了怎樣利用電力，去給大家傳遞消息。就是他們的母親希娜，叔叔波西頓，都覺得雅典娜是一家人中最聰明的，有了疑難，也往往去問她。

但是宙斯始終不喜歡雅典娜，他覺得她的出生有些古怪，大大的損害了他做父親的威嚴。在他的眼睛裏，雅典娜的聰明跟活潑，好像都是對他的反抗。他看到家裏人跟雅典娜在一塊笑談歌唱，就覺得難受，像被人侮辱了一樣的難受。他是一家之長，是一家的重心。現在這重心移到雅典娜身上去了，大家都好像忘記了他的存在。這怎麼成！還有，自從家裏多了雅典娜，情形跟以前大不同了。大家都不守規矩了，許

多事情也不到他這裏來請示了。尤其可惱的是雅典娜想出的那些主意，偏偏都比他高明。女兒的本領竟超過了他這做父親的，超過了他這萬神之王，那還成個什麼世界？總之，他覺得不能原諒雅典娜。他簡直有些恨她。

除了宙斯，還有一個討厭雅典娜的，就是她的三哥馬斯。馬斯是最崇拜，最服從他父親的，因此最得父親的寵愛。他的性情也最古怪，他頂喜歡跟別人廝鬥，也頂喜歡看別人廝鬥。他不廝鬥，不見廝鬥，就要發愁。宙斯特別爲他製造了「戰爭」，讓他就成天管着「戰爭」這件事情。可是一家人除了宙斯，誰都不喜歡他。他那好勇鬥狠的神氣，喜歡惡作劇的舉動，使大家都不高興接近他。但是因爲宙斯特別寵愛他，縱容他，大家只得裝做喜歡他的樣子，就是喫了他的虧，也只好忍受下去。

既然宙斯不喜歡雅典娜，馬斯也就瞧不起她。後來他看見一家人都只跟雅典娜接近，心裏不免妬嫉，便常常藉些事故去欺壓她，可是雅典娜偏偏不肯喫虧，每次她都想法子反抗，並且給了馬斯許多次的懲戒。馬斯懷恨在心，總想找個機會來報復，在宙斯面前，他常常講雅典娜的壞話。

於是宙斯的家裏有了對立的兩邊了：一邊是宙斯跟馬斯，一邊是雅典娜和其他的人。

三 智慧的種子

阿林匹克大會又開始了。希臘人舉行了盛大的祭祀，同時舉行各種的競技。

每到這個時候，宙斯和所有希臘的神照例都聚集在阿林匹克山頭，接受希臘人的祭享。雅典娜還是第一次參加這個會，有一種新鮮的感覺。她特別揀了一個很低的山頭坐下來，向山腳下的廣場看望。廣場上的希臘人只蠕蠕那麼大，有的在投標鎗，有的在擲鐵餅，有的在角力，有的在賽跑，紛紛擾擾，自有一種人間的樂趣。阿坡羅的太陽車正照在他們赤露的身子上，他們的皮膚反映出一種古銅色的光澤，像塗了一層什麼油膏似的。

「多結實的體格啊！」雅典娜不禁讚歎了一句！接着她想到，「這麼結實的體格，應該配上聰明的頭腦才好。沒有聰明的頭腦，他們是很可惜很危險的啊！往後，我要給他們多多散播智慧的種子……」

雅典娜正這麼想着，忽然看見他父親那隻神鷹悄悄從山腰裏飛去，她猛然記起狄安娜姐姐的話來——

有一次狄安娜對她說，每到阿林匹克大會的時候，馬斯便暗中叫那隻神鷹帶了仇恨的種子散播到希臘人的食物裏，讓他們喫了，彼此發生仇恨。所以大會開完，流血的戰爭便發生了。馬斯也就樂不可支了。這明明是件不道德的行爲，可是父親因爲寵愛馬斯，從不加禁止。衆神心裏雖不以爲然，卻沒人敢反對。

「這傢伙一定是去幹那勾當了。」雅典娜看着那飛遠了的神鷹，心裏這麼想，「我怎能默在這兒不去救他們呢？讓他們先吃了我的智慧的種子，仇恨的種子就不會在他們心裏發芽了。我一定得救他們！」

照老規矩，神是不好隨便到人間去的，至少先要得到宙斯的許可。所以馬斯總是叫那神鷹替他去散播仇恨的種子。雅典娜躊躇了很久，但最後她終於決定去，事情太急了，她也顧不到神的身份和老規矩了。

可是時間還是遲了。她到達山腳邊的時候，神鷹已經把仇恨種子散播到大部分希臘人的食物裏！讓他們吞了下去。雅典娜於是搶過去，把智慧的種子連忙散播在餘下的小部分人的食物裏。神鷹看見雅典娜來阻撓他的工作，吃了一驚，跟着恨恨的望了她一眼，飛了回去。

雅典娜回到山頂，看見宙斯一臉盛怒的樣子，馬

斯在旁邊叫着罵着，她知道他們是爲了她；但是她毫無畏懼的一直走到他們的面前。

「下賤的東西！還有臉回來見我，是誰叫你下山的，老老實實的說出來。」宙斯咆哮起來，馬斯卻不作聲了，只是得意的看着她。

「誰叫我下山的？」雅典娜從容不迫的說，「是良心，是正義。我爲什麼要下山去？請先問問你們自己幹了什麼事情？你們得着希臘人民的尊敬，喫了他們的犧牲，享受了他們的供奉，不給他們造福謀利，倒也罷了，反而給他們製造仇恨，製造流血的戰爭。試問你們的良心哪裏去了？」說到這裏，雅典娜把臉轉向大家，「請問問大家吧，誰不覺得這是一件可恥的事情。我既然看見了，就不能不聞不問。這是我的責任，也是我的本分。有了良心和正義做保證，我是什麼都不怕的。聽憑你們怎樣辦，我是不怕的。」

宙斯原來想借這事情好好的懲戒雅典娜一頓，卻不料雅典娜竟敢當衆向他反駁，因此氣上加氣，氣的全身發抖，連他的寶座也抖動起來了。

「來呀！你們都來呀！」他望着衆神怒叫起來，「把這造反的小丫頭給我綁起來呀！」可是衆神沒有一個肯動手的。原來他們都同情雅典娜，覺得她說的

話就是他們積壓在心裏的話。他們平日很怕宙斯，但是這一回雅典娜給他們帶來了勇氣，也開始不肯聽指揮了。

馬斯看見情形有些不妙，便趕緊轉圓道，「爸爸，這件事情只是我跟雅典娜的爭執，用不着驚動大家。現在我已經播下了我的種子，她也播下了她的種子，就看誰的種子能見效吧。她的種子見了效，我認輸；我的種子見了效，就不由她不認輸。一切到將來再作決定吧。」

一場緊張的爭辯就這樣告了結束，大家在不愉快的心情下散開了。

四 智慧與戰爭

阿林匹克大會閉幕了，希臘的各地果然又都發生了戰爭。只有雅典那個城邦的人民，因爲喫了智慧的種子，沒有捲入戰爭的旋渦。他們創造了許多美好的事物，過着快樂而自由的日子。他們光輝的生活慢慢的引起了別人的羨慕。雅典附近那些好戰的城邦都學起他們的樣來，一個一個的放棄戰爭了。

馬斯看到這情形，知道他的種子到底敵不過雅典娜的種子，不消滅雅典娜的種子，他就得認輸了。於

是他想了一條計策——暗中叫神鷹帶了仇恨的種子撒在雅典對面的半島上的一個城邦裏，那個城邦就是斯巴達。

斯巴達人民喫下了更多仇恨的種子，果然有了效驗。他們一天一天愚蠢起來，到了後來他們居然不要知識，反對創造，極端鄙視雅典那種和平而自由的生括。他們崇拜權威和傳統，把服從看做無上的美德，一切講求軍事化，一切爲了戰爭。他們的口號是：爲戰爭活着，爲戰爭死亡，一句話，他們變成了馬斯最忠實的信徒了。

這樣的斯巴達自然是不能跟雅典並存的，沒有好久，兩個城邦就起了衝突，終於發生戰爭了。馬斯非常得意，他以爲這一來就可把雅典消滅了。

戰爭打的很烈很久，可是結果跟馬斯的料想全然

相反，斯巴達和斯巴達精神終於從歷史上消滅了，雅典播下的種子，不但在雅典開了花結了果，而且散播到全世界。

馬斯受了這樣的教訓，卻沒有醒悟，後來他一直還在利用神鷹到處散播仇恨的種子——戰爭的種子。所以這個故事也沒有完結。

這故事裏講到的都是希臘神話中的神。宙斯是神王。希娜是神后。波西頓是宙斯的弟弟海王。阿坡羅是太陽神，每天他駕着金車在天空中由東向西駛去，他還兼理詩歌音樂。伐爾堪是火神，也是宙斯的鐵匠，替他鑄造閃電棒。馬斯是戰神。他們都是宙斯的兒子。狄安娜是月神，也是狩獵神。雅典娜是智慧神，也是希臘雅典的守護神。他們都是宙斯的女兒。希臘人以爲神們都住在阿林匹克山頂，因而每隔四年要在那山下祭獻一次，同時舉行競技。這就是現在世界運動大會的起源。

開明青
年叢書

玄武門之變

宋雲彬著

定價一元九角

本書係就本國的歷史事實用故事體敘述出來。情節十分真切，描寫又非常生動，既不是荒唐無稽的演義小說，又不是死板板的歷史教科書。作爲少年朋友們的歷史讀物，可以引起研究歷史的興趣。每編後面還附有極詳細的註釋，更其容易了解。

開明書店

高爾基的童年

玉君



我們知道，一個偉大的人，小時候的事情不一定都了不起。小時候像一棵綴滿嫩芽的樹，每一個嫩芽都可能透出來，長葉子，開花。天漸漸熱起來，芽透出來了，一些漂亮的有精神的葉子攤了開來，也有些彎扭的不成器的葉子長了出來。一些生氣勃勃大朵大朵的花開了，也有些瘦瘦小小委靡不振的花雜在一起。

誰去掉了不成器的葉子，萎靡的花，讓漂亮的葉子長得更更有精神，讓大朵的花顯得更更有生氣，誰就是偉大的人。

高爾基很小就沒有了父親，他跟着媽媽住在外祖父家裏。外祖父家裏的生活頂可怕。外祖父，大舅舅，二舅舅，為爭家產，為鬧意氣，為釘子大一點兒事情，成天的吵呀，打呀，罵呀。

高爾基不喜歡大舅舅，二舅舅。最不喜歡的是外祖父。他們誰都虐待他，虐待他最利害的是外祖父。外祖父常用鞭子打他。

家裏的生活很黑暗。可是張眼看出去，村子裏的生活也很黑暗。四圍的人都過着不合理的日子。

人在黑暗的環境裏會有兩



外祖父教高爾基認字



他仰起頭，手在額上。

種態度。有的忍下了，受下了，在黑暗環境裏做一輩子不見太陽光的人。有的可不願意這麼下去，他反抗黑暗，反抗不合理的生活。

高爾基在外祖父那裏，在可怕的生活裏學會了反抗。他想這種生活不該是他過的。

在外祖父那裏，他還學會了一件有用的事情——認字。

認字給了他知識，反抗給了他勇氣。

外祖父家不是沒有可愛的人。外祖母疼愛高爾基的。自然，她的可愛不僅在於疼愛高爾基。

外祖母有一顆仁愛的心。她自己很窮，可是她永遠忘不了比她更窮的人。總偷偷地幫助人家。你想，這樣一個好心人，大概很懦弱的吧？不，她不懈弱。她一點也不怕外祖父那種蠻橫。

外祖母給了高爾基對於人類幸福的信心。

想望光明，嫌惡黑暗。於是高爾基與村上一般人離開了。他想找一個地方，那個地方要完全屬於他的，跟黑暗的四周沒有關係。

那時候，外祖父家的後院有一塊晾衣裳的場子。高爾基在那兒開闢了一個花圃，種了些很不錯的花。可是有一天，他去澆水，看見花都連根拔起了，一頭豬正在花堆裏打滾。

高爾基的幻想，希望，正像那些花。四周的環境正像那頭豬。它衝進了花圃，隨心所欲地糟蹋着。

不過高爾基沒有灰心。他仰起頭，手遮在額上，筆直望出去。前面有光明的日子，前面有人類的幸福。前面有他理想的一切，全人類理想的一切。

這裏的兩幅木刻插圖是劉建菴的作品。他依着高爾基童年的事情刻了一本畫冊。叫做「童年」，在開明書店出版。要知道高爾基小時候許多事情，還有一本高爾基自己寫的「我的童年」可以看看。中文譯本由上海雜誌公司出版。高爾基還寫了一本「人間」，那是他少年時代的故事，中文譯本由開明書店出版。



米夏和他的日記

高爾基作
朱惠譯

米夏是個從來不能安靜的孩子，要是有時候不許他到外面去玩的話，他就像個陀螺似的成天團團轉，常常妨礙大人們的工作。

所有的男孩子與女孩子們都知道，大人們常常爲了這樣或那樣無味的事情而可怕地忙碌着，因此常對孩子們這麼說：

「不要打擾我呀！」

現在，米夏從他的父母嘴裏聽到這些話的次數更多了。母親似乎總是很忙，父親成天在書房裏過日子，寫着各種書籍，很長的，而且很可能是沒有趣味的——米夏是不許讀這些書的。

母親和藹可親，真像一個小洋囡囡，父親也和藹，可是，與其說他像洋囡囡，不如說他更像一個紅印地安人。

剛要交春天，每天下着霰雪，氣候非常沈悶，米夏不得不呆在屋裏，因此對他的父母的妨礙比以前更

大了。有一天父親問他：

「米夏，你覺得很厭煩嗎？」

「就像上算學課一樣！」他回答說。

「那末，拿這本簿子去，把你所遇到的有趣的事情都寫下來。懂了嗎？這就叫做『日記』。這樣你就有了一本日記了！」

米夏拿着簿子，問：

「那末有什麼有趣的事情將要發生呢？」

「那我可不曉得！」他父親說，點着一枝香烟。

「爲什麼你不曉得？」

「因爲我做孩子的時候把功課弄得很好，還常常提出些蠢笨的問題煩擾別人，自己從來不去思想。曉得了吧！現在出去吧！」

米夏猜到爸爸暗地裏是指的他，並且不願再同他談話了。米夏要賭氣啦，可是他爸爸的眼光很慈祥，所以他又接上去問：

「有誰會做那些有趣的事情呢？」

「你自己呀，」爸爸回答。「現在，你像個好孩子一般的走出去，別打擾我啦。」

米夏跑到自己房間裏，把簿子攤開在桌子上，想了幾分鐘以後，他在第一頁上寫：

「這是一本日記。」

「爸爸給我這本漂亮的簿子。假如我把一切我所要寫的多寫在上面，這就變成很有趣的了。」

他放下筆，靜靜地坐了一會兒，抬起眼在房間裏巡視了一周——這裏的一切東西都是這樣平凡。

他站起來跑去看他的父親。父親對於他的闖進來很不高興。

「喔，又是你。」

「看，」米夏拿出簿子，「看我所寫的，我做對了嗎？」

「對，對，對，」父親慌忙地回答說，「只是『記』不是『計』，『多』該寫成『都』。好啦，現在請出去！」

「那末，我還應該寫些什麼？」米夏想了一下之後這樣問。

「隨你喜歡！想到什麼就寫——寫詩吧！」

「詩？哪一首？」

「不是哪一首——你自己去寫！跑開去，你個討厭東西！」

父親把他拖出門外，碰上了門。這舉動跟禮貌規則完全相違背，米夏可真的感到傷心了。回到自己的房間裏，他重新坐下來，翻開了簿子開始想：他能再寫上一些什麼呢？他厭煩了……他的母親在餐室裏忙着整理衣服；廚房一向是個很有趣的地方，但是不許他去的。街上有雨雪與霧……

米夏看了一下鐘。還很早，九點一刻，但是當他看鐘的時候，他發生了一個念頭，同時他臉上也現出微笑，回轉身向簿子上寫：

「鐘兒掛在牆上，

兩根針轉下又轉上。」

這真是一首詩，米夏被自己努力的結果弄高興了，他從椅子上跳起來，一直向餐室跑去，喊着：

「媽，媽，我寫了一首詩，你看呀！」

「九，」媽媽在數着餐巾，說：「不要打擾我。十，十一……」

米夏一手挽住媽的頸項，一手把簿子擊到她的鼻子跟前。

「媽，請您看看……」

「十二……噢，天，我站不住了……」

但是她終於接了簿子，念了他的詩句，掃米夏的興說：

「噢，一定你爸爸幫你寫的。還有，鐘字該是「金」傍加一個兒童的「童」字。」

「在詩句裏也這樣寫嗎？」米夏十分垂頭喪氣地問。

「是的，在詩句裏也這樣，請不要打擾我了，走開，去做點什麼吧！」

「做點什麼事情呢？」

「去，再去寫些詩吧。」

「再寫些什麼好呢？」

「想些出來呀。比如，鐘兒滴答滴答走着……諸如此類的事情，你就成了一首詩。」

「好！」米夏說着，很順從地回到自己的房間裏。他把母親的話寫下來：

「它滴答滴答的響，」但不管怎樣想，還是想不出別的什麼來，就在這兒停住了。甚至他下巴都沾了墨水，更不必說指頭了。

突然間，好像被誰提醒了，他想出了第四行：

「可是我整天悶得心慌。」

這是真的，米夏真悶得心慌。但是當他寫下了第四行的時候，他立刻快活得跳起來了。

他跳起來跑到父親那兒，但是父親很機警，已經把書房門鎖上了。米夏敲門。

「誰？」父親問。

「快些開門！」米夏喘息地喊着。「是我。我已經寫好了一首詩，一首愉快的好詩。」

「祝你功成，再去寫幾首，」他的父親含糊地咕嚕着。

「可是我要念給你聽。」

「你可以隔一會兒念……」

「我可要現在念！」

「米夏，够了，够了！」米夏彎下身子，對着鎖匙孔念他的詩，然而就好

像對着一口井喊一樣——他父親沒有回答。深深地傷了心了，米夏默默地走回自己的房間，

在窗子跟前站了一會兒，把前額緊壓在冰冷的玻璃上，然後在桌前坐下，把自己的思想寫下來：

「父親哄我。他說，只要我寫，日記是很有趣的——真沒有意思。他完全是爲了要打發開我。我曉



得。母親生氣的時候，他叫她拗母雞，但是他自己也好不了多少。昨天我拿他的銀煙盒玩九柱戲，他脾氣發得比媽媽更壞。他不要談心。他們兩個都一樣。那個會唱歌的彼得羅夫娜打碎了一隻杯子，他們說：『沒有什麼，不打緊；但是我要是打碎了什麼，可從沒有聽到這樣說過。』

一想到父親母親待他這樣不公平，米夏幾乎要為自己與他的父母流起可憐的眼淚來了。他們倆都很和氣，但他們還不能好好地看待他。

他站起來走到窗子跟前；簷角上站着一隻濕淋淋的麻雀，用嘴在理着羽毛。米夏瞧着這隻小鳥兒用黃

色的小嘴理着櫻黑色的羽毛，牠嘴邊羽毛翹起來，真像爸爸的鬍子。

米夏覺得自己在想着詩句：

「腳幹像牙籤兒，

眼睛像珍珠兒，

這鳥兒，依我說呀——

它的鬍子跟爸爸一個樣兒。」

他的思想不再跟着韻律前去，但是這樣已經很够了。米夏覺得自己的心因驕傲而振盪着。他跑到桌子跟前，寫下詩句，再加上：

「詩真容易寫。你只要注意某樣東西，這就成了。韻律也自會來了。父親無需乎神氣活現……我自己能够寫書，假使我要寫的話，韻文也行。我將好好的學會拼字，學會加撇加點，就這麼一直向前學。今兒啦，明兒啦，帽兒啦，鞋兒啦，我可以用這些字寫成一首詩，我只是不高興寫罷了。我不想寫什麼詩，我也不想記日記。假如你們都不感興趣，我也不感興趣。那末，走，不要打擾我。」

米夏如此悲傷，他幾乎哭出來了；但是正在這時候，他的家庭女教師辛尼亞·伊凡諾芙娜進來了。她是個小個子，雙頰玫瑰色的，眉毛上帶着閃爍的雨

點。

「早上好，」她說。「爲什麼你在生氣？」
米夏帶着自以爲了不起的神氣，蹙着眉頭。

「不要打擾我！」他噁聲地說，模倣他父親的音調，然後在簿子上寫着：

「爸爸把我的女教師叫做「小獅子鼻」，說她還應該玩兒洋囡囡。」

「喂，你怎麼回事？」女教師驚奇地問，同時用她那雙像洋囡囡似的手擦着玫瑰色的面頰。「你寫些什麼？」

「別作聲，」米夏回答道。「爸爸要我記日記，教我把一切有趣的念頭都寫下來。什麼事情都寫。」

「那末你已經想到什麼有趣的東西了嗎？」女教師問，俯身到簿子上。

「還沒有，只有詩，」米夏說。

「這不對呀，你看，」女教師喊着。「這真是詩呀！那一定是你爸爸寫的，不是你……」

米夏又惹冒火了：「這是什麼回事？沒有人肯相信他！他突然截斷她說：

「假如是這樣，我不願意再做功課了！」



「爲什麼？」

「就因爲我不願意，就是這樣！」

正在這時候，女教師的眼光落在米夏寫她的那段上。她臉漲得緋紅，回轉身去照着鏡子，她生氣了：「你也這樣寫我！這是真的嗎？你父親就是這樣說我的嗎？」

的嗎？」

「你以爲他怕你嗎？」米夏問。

女教師想來想去，又轉身照照鏡子，然後說：「所以你不願意作你的功課了？」

「是的。」

「好。我走了，我要聽聽你母親對這件事怎麼說。」

她走了。

米夏目送她走出門口，又回過身來寫：

「我憤然打斷了辛尼亞的話，正如媽媽對爸爸一樣。她就可以不再打擾我，妨害我了。即使沒有一個人喜歡我，我也不在意。等會兒我會說，我對我的女教師很抱歉，而且把這些也寫在我的簿子裏面。我要成天的寫，跟爸爸一樣，沒有一個人能看見我。我不

再吃中飯，永遠不，即使有烤蘋菓也不吃。並且夜裏也不睡覺，只是寫呀寫的，讓母親在早晨跟我說：「你會自己殺了你自己呀，我的精神會粉碎呀，像她，我父親說的那樣。並且讓她去哭。我不在意！即使沒有一個人喜歡我，這有什麼關係。」

他盡情地寫完了，那時候他的母親和辛尼亞·伊凡諾芙娜進來了；他的母親悄悄地拿起簿子，讀着米夏的想頭，她的慈愛的眼睛射出微笑的光輝。

「天呀天呀！」她驚奇地喊着。「這多……不，我得給你父親去看！」

她帶着簿子去了。

「我也許要受罰！」米夏想，於是轉過身去，向着女教師：「你告了我？」

「假如你不服從……」

「我又不是一匹馬，要服從……」

「米夏！」女教師喊，但是米夏仍舊憤怒地說：

「我不能同時又做功課，又要想各種事情，寫各種東西……」

他還要往下說，但是女僕進來說爸爸要他去。

「聽着，老人家，」他父親說，他一隻手把往上翹的鬍子按住，一隻手拿着米夏的日記簿，「這兒

來，請。」

爸爸的眼睛愉快地映着，母親倒在臥榻上，把頭埋在枕墊堆裏，她的臂膀顫動着，好像她在笑哩！

「他們不會責罰我了。」米夏想。

爸爸把米夏拉到自己面前，緊夾在兩膝之間，用指頭抬起他的下巴，問：

「你現在變頭皮了，是不是？」

「是。」米夏承認了。

「爲什麼？」

「因爲……」

「究竟——爲什麼？」

「我不知道，」對這問題考慮了一番之後，米夏說：「你不關心我，媽媽也一樣，我的女教師……反而來打擾我。」

「你覺得給惹冒火了？」父親安靜地問。

「是的，當然我給惹冒火了……」

「你不必冒火，」他父親用很親暱的語調勸

他。「我不想要惹你冒火，媽媽也不——你不看見她在臥榻上大笑嗎？我亦覺得很好笑，但是我等一會兒再笑……」

「這有什麼可笑？」米夏問。

「我會告訴你爲什麼，祇是稍等一會兒。」

「這又爲什麼？」

「你看，你是一個這樣可笑的小孩子！」

「我嗎？」米夏不相信地問。

父親把他抱起來坐在腿上，輕輕地搔着他的耳朵

後面，說：

「讓我們正正經經的談談，好嗎？」

「很好，」米夏同意了，面色很正經。

「沒有誰要你苦惱，使你可惱的是那壞天氣。你

說是嗎？假如天氣好，出太陽，春天，你就好到外面

去玩啦，那就什麼都很好了！你在你的日記裏寫一大

篇胡說……」

「你教我寫的呀。」米夏聳聳他的肩膀說。

「唔，孩子，我可沒有教你寫那些胡說八道的東

西！」

「或許你沒有，」米夏承認。「現在我記不起

了。我寫的真是胡說嗎？」

「是的，老人家！」爸爸搖着他的頭說。

「可是你寫的時候，會不會也寫出些胡說八道的

東西來呢？」

媽媽從臥榻上跳起來跑出去了，好像她記起咖啡

罐還放在火爐上似的。她發出的聲音好像是咖啡在開了。米夏知道她在笑，而又不笑出來。

這些成年人要裝假還不行。

父親也要笑了；他鼓着兩頰，鬍子顫動着，在鼻子裏打着哼哼。

「我寫的時候，」他說，「有時也寫出一些胡說

來的。把任何事作得或寫得好而又真實，這是非常難的。你的詩不壞，但是其餘的全不行！」

「爲什麼？」米夏問。

「這是脾氣太壞了。我還不曉得你對我有這一種

批評，你批評了每一個人。你必需先從你自己開始，首先給你自己作一番好好的批評。但是最好讓我們把它一古腦兒丟開，連你的日記也停了罷！」

米夏一面在父親的紙上塗着紅紅綠綠的鉛筆記

號，一面說：

「讓我們丟開它，因爲這同功課一樣的麻煩。都

是你自己發明的——你說：寫，會很有趣的。我開始寫，一點興趣也沒有。但是，你說！今天我可以不做功課嗎？」

「爲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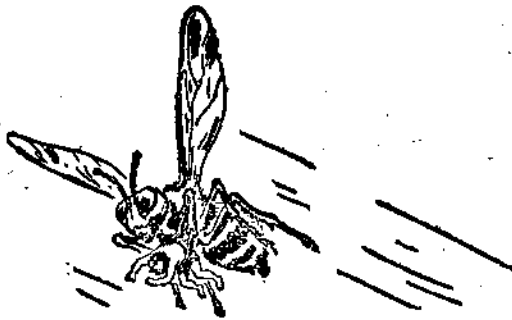
「我已經跟辛尼亞念得太多了。」

華 莉 亞 遇 險 了

「開明少年」第九期到十八期曾經連載過一篇有趣的小說，題目叫「兄妹歷險記」。裏面是說兩個小孩子誤喝了生物學教授的縮形藥水，變得跟跳蚤一般大小，那時候，各種昆蟲都成了猛獸，他們遇到很多的危險。看過那篇小說的人一定記得華莉亞就是那位小妹妹。

現在，華莉亞又遇危險了。她忽然不見了哥哥，獨自在斜坡上徘徊，又疲倦，又害怕，她哭起來了。這時，一隻巨大的有翅膀的怪物飛來，可憐的女孩正要逃走，就給有黏性的毛脚捉住，她覺得有一枚銳利的針刺在背上，還來不及叫痛，頭上早展開巨大的翅膀，身體升在半空中了。怪物飛得非常的快，華莉亞叫救命的聲音全被呼呼的風聲淹沒了。這可怕的怪物是什麼東西？牠要把她帶到哪裏去呢？

你仔細看看這張圖吧，看得出來嗎？這怪物原來是蜂的一種，名字叫蠟蠟。牠是吃蜜和花粉的，牠常常捕捉青蟲蠟牠的幼蟲。華莉亞就是被當作青蟲捉去的。以後怎麼樣呢？華莉亞能逃出來嗎？你想知道，請看開明書店新出的「昆蟲世界漫遊記」。「兄妹歷險記」只是那本書裏的一小部分；「昆蟲世界漫遊記」裏還有許許多多有趣的故事是「兄妹歷險記」裏所沒有的。



「你今天無需做功課了，」父親愉快地同意了。「只是我們兩個得向女教師去道歉，因為關於她，我所說的與你所寫的都不……：……很好。」

父親站起來，手牽着米夏，向他的房間走去，很溫和地說：

「這是真的，當然，她有一個小小的獅子鼻，但是最好不要去記着她這一點。也不要直接用字寫下來。孩子，一個鼻子，不論什麼形式，是為生活上的需要而長的，比如說在你的鼻子與你整個可笑的臉上都有着雀斑——你喜歡我叫你「雀斑」嗎？」

「不，」米夏同意了。
這就是關於米夏和他的日記，
這個故事的愉快的結束。



五月一日，是美國工人向資本家舉行示威運動，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終於獲得勝利的紀念日。全世界各地工人每逢五月一日舉行盛大慶祝，稱為勞動節。五月四日，是中國學生向政府舉行示威運動，表示政治意見，要求罷免不肖官吏，終於獲得成就的紀念日，在歷史上稱為五四運動。這兩個紀念日都有人民從鬧風潮實現自己的要求的意義，而又剛好都是在五月；鬧風潮是動亂的現象，因此五月往往被看作動亂的時節。

動 亂 的 五 月

· 大 方 ·

今年五月四日，私立上海法學院學生為紀念五四，沿街張貼標語，要求實現民主和平，爭取人權保障，因而與警察發生衝突，學生二人受傷。五日，法學院學生向市政府請願無結果，六日便開始罷課。上海全市中等以上學校成立五四事件後援會，於九日下午一時半，由各校代表六百餘人向市政府再行請願，市長不接受學生之請

求，僵持至晚間八時半，無結果而散。各校代表復於十日在法學院舉行聯歡會，會中商得共同意見，認為爭取人權保障和實現民主和平需要長期工作，決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法學院學生乃決議先行復課，各校努力宣傳，團結全市同學。

同時，國立中央大學學生因向政府要求增加公費學生副食費，自每月二萬四千元增至十萬元，政府不允，乃發起吃光運動，即先按營養標準將應得副食費吃光，再行向政府請願。這個運動獲得各地學生普遍響應。五月十五日，中大學生聯合南京各國立學校學生四千餘人作飢餓遊行，向教育部行政院請願，除要求增加副食費之外，又提中大教授會所決議之五項要求，請政府規定並執行全國教育經費最低不得少於國家支出總預算百分之十五，教職員薪給按物價指數支付等等。他們的標語和口號裏充滿了反內戰的呼聲。上海市國立大學學生聯合會因吃光運動這個名稱容易引起誤會，決定改名搶救教育危機運動，推派代表三十人，聯合杭州學生代表九人一同進京，與南京學生代表會合擴大請願，一致行動。五月十九日，上海各校學生七千餘人歡送請願代表，接着舉行飢餓大遊行，亦以反內戰及反飢餓為口號。市政府派武裝警隊

一再阻止，學生奮勇衝過，當時幸未發生事件。二十日，北平學生亦有同樣的示威遊行，並預定於六月二日舉行全國反內戰大示威。同日南京學生大遊行，軍警奉令阻止，竟發生大衝突，學生多人受傷，激起了瀋漫全國的大規模學潮。改組不久之國民政府，由蔣



主席主持，特於五月十八日舉行臨時國務會議，通過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六條。地方政府奉令執行，着手遏止學潮，北平天津上海各地因此也先後發生不幸事件。

政府所訂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並非專為對付學潮，除學潮以外也還有

其他足以使社會秩序發生問題的事件。例如：

五月二日，杭州發生了四萬人搶一萬石米的大風潮，從上午十時起，至下午六時止，杭州市內三百多家米店全被搶光。五月五日，搶風波及無錫，所有米店統統被搶，自衛隊出動鎮壓，打傷了二千餘人。五

月七日八日，上海也發生搶米事件。這一旬中，搶米風潮幾乎蔓延到全國各地，蕪湖成都等產米之區都不能免。搶米風潮如果不能平息，那末社會秩序便無法維持。要平息搶米風潮，不僅是靠着幾條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就會有效的。上海搶米風潮的平息，便虧得吳市長沒有一味鎮壓，改變了方針，把根據二月間政府所頒經濟緊急措施方案而定的食米限價辦法取消，才收了效果。

二月間政府頒佈經濟緊急措施方案之後，最使得一般老百姓感到困苦的，便是「生活指數的凍結」。生活指數，即吾人生活必需物品的價格，以某一年的物價為基本標準，與月前物價相比較，折算而得的百分數。物價上漲則生活指數自然上升。因為物價漲得利害，所以有職業的人所得薪給必須照生活指數計算，才可以維持生活。如果物價不斷上漲，而生活指數停頓在某一數目上，那末有職業的人的薪給就不夠維持生活了。因此，五月八日，上海絲織業產業工會所屬全體會員工人一萬餘人舉行大遊行，要求政府不折不扣解凍生活指數。九日，上海法商水電工人二千餘人罷工遊行，要求無條件解凍生活指數，英商電力工亦怠工響應。十二日，上海百貨業職工三千餘人

遊行請願，也要求無條件解凍生活指數。罷工怠工之類的工潮，是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所不許可的，而這個方案則為改組後政府的新任行政院長宣言要繼續執行的，然而這些為生活所激起的巨浪竟向前衝犯，毫不顧忌，所以政府也不得不加考慮，解凍生活指數了。

社會秩序的發生問題，不但國內如此，國外也是如此。

首先要數到法國的工潮。雷諾汽車廠的工人三萬二千人，他們要求每小時增加工資十法郎。這個工潮使法國的政局起了動盪，共產黨支持工人的要求，因而與其他黨派意見不合，退出了內閣。共產黨員退出後的內閣與法國工人們的鬥爭必然是一步緊一步的，內閣的前途是很困難的。

義大利西西利島工人為紀念勞動節遊行示威，被人用機槍掃射，發生了慘案。五月三日，義大利全國實行總罷工，表示抗議。首都羅馬亦有抗議慘案的示威運動。

西班牙畢爾波鋼業區自五月一日起總罷工，繼續八天之久，為西班牙自內戰以來工人最強大的示威運動，雖終於為佛朗哥政府用高壓手段所壓平，但是間

題並沒有能夠解決，今後工人的鬥爭一定更要堅強。

英國煤礦地面卸工人二萬餘人，因為新近收歸國有的礦穴每星期只工作五天，影響他們的收入；他們的工會又未經煤礦局承認，自五月七日同盟罷工，由於此項工潮，使煤礦局損失煤斤達四萬噸。

五月九日，德國漢堡工人十萬以上，聚集總工會會所前廣場，舉行示威運動，抗議缺乏糧食，其規模之大，為德國投降以來所未有。

罷工示威之外，還有越獄事件。耶路撒冷亞克爾監獄，原為十字軍時代的碉堡，現為英軍當局拘押人犯五百五十餘名。五月四日，猶太地下鬥士用炸彈將有數百年歷史的監獄牆壁炸開一洞，其中人犯即紛紛乘機脫逃，計逃出阿刺伯人犯一百三十餘名，猶太人犯一百二十名，是近代史上全世界最大一次越獄事件。

學潮，工潮，越獄案，都是社會秩序發生問題最明顯的現象。這些現象對於政府當局是很大的麻煩，他們為着維持他們的威權，必然要設法把這些給他們麻煩的風潮壓平。但是壓平風潮並不就是解決問題，這一點卻是容易為一般政府當局所忽略的。



雲和雨

士元

我們四周的空氣中老是含着一些水。你看不到水，因為水在空氣中成爲蒸汽了。水蒸汽是看不見的。你能看到液體狀態的水，可是在氣體狀態的時候，你就看不到了。你也感覺不出空氣中有水，因為水蒸汽並不濕。有人以爲霧就是水蒸汽。那是錯了。霧實在是無數的微細的水滴，並非水蒸汽。

水到空氣裏面去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蒸發」。蒸發的意思是物質由液體狀態變到氣體狀態。

水從江面上，河面上，湖面上，海面上蒸發；也從地面上蒸發。水從晾着的濕衣服上蒸發；也從樹木花草上蒸發。你信不信，一棵玉蜀黍一天能蒸發十磅水。

水也從我們身上蒸發，一部分從我們的皮膚上的汗毛孔裏出來，一部分從我們肺裏和吐出的氣一起出來。

只要有水的地方，或是在含水分的東西上，差不多都有水在蒸發。因而我們老是給水蒸汽包圍着；只是有的時候多些，有的時候少些。

要是你不停的把砂糖一小撮一小撮往一杯清水裏加，到一個時候，新加進去的砂糖就不再化了，因為水裏所化的砂糖已經够多了。水蒸發到空氣裏面，情形正如砂糖化在水裏一樣。到空氣裏的水蒸汽已經够多了，水的蒸發便停止了。在那個時候，晾着的衣服很難得乾；我們身上也是濕滋滋的，因為汗水也停止了蒸發。我們呼吸很不舒暢，我們說：「這天氣真悶人！」



我們也知道，熱水可以化更多的砂糖。同樣的，熱空氣也能容下更多的水蒸汽。含水蒸汽較多的熱空氣要是冷下來，一部分水蒸汽就會容不下，因而凝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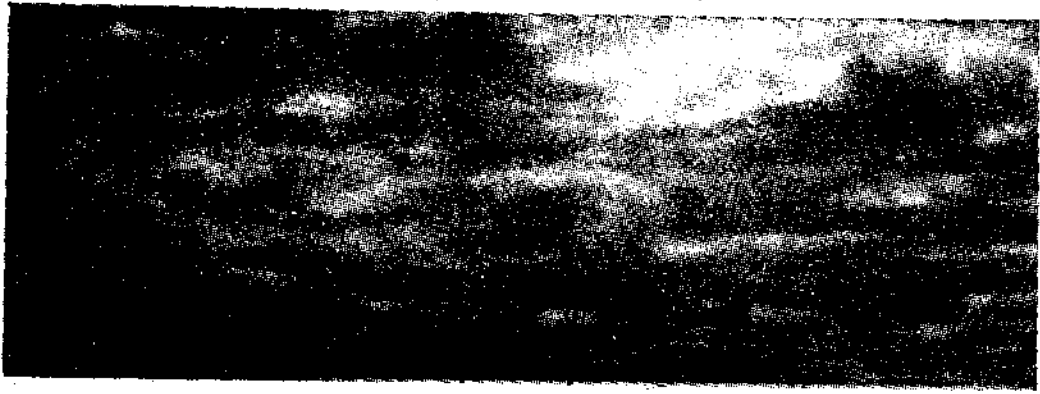
喝冰凍飲料的時候，不知你注意過沒有，杯子外面會結出一顆顆水珠來。有人說：「杯子在出汗了。」你當然明白，這水滴不是杯子裏滲出來的，那就是熱空氣碰到了冷而凝結起來的那一部分水。清晨的露珠也就是這樣生成的。一晝夜間，清晨往往是最冷的時候，因而空氣中的一部分水蒸汽附着在樹木花草上，凝結成露珠。

有些清晨大霧彌天。那是水蒸汽附着在無數飄浮的塵埃上，而凝結成的細微的水滴。那種水滴非常之小，幾乎要二萬五千顆連起來，才有一吋長。

像霧一樣，多數的雲也是細微的水滴。靠近地面的空氣老是比较熱，含水蒸汽也比较多，因此也比较輕。輕的氣體就會往上升。可是愈升高，空中愈冷，一部分水蒸汽就凝結成細微的水滴了。這種空中的霧就是雲。可是也有些雲不是水滴，而是細小的冰花。水蒸汽在空中凝結，可以成爲水滴，也可以成爲冰花，那得看凝結時候的溫度在冰點以上呢，還是在冰點以下。

我們看雲，雲的樣子有各式各樣的。有些很大，很白，毛茸茸的。也有些是灰的，佈滿了天空。有的像一縷烟，有的像一座山。氣象學家把雲分成許多種，各有各的名字。我們普通人不容易把這許多雲區別出來。這兒有三張照片，那是三種最常見的雲。

前一頁照片中像馬尾，又像羽毛的雲叫做「卷雲」。在天放晴兩三天之後，天空中常有這種雲出現。卷雲很高，大概在離地面十哩的高空中，是細小的冰花組成的。高空風很大，因而卷雲飛得很快，幾乎跟最快的飛機一樣快。只因爲它高，我們看去並不覺得。



右邊照片中的雲好像一座一座的山。這種雲叫做「積雲」。這是夏天午後常見的雲。很多人以為天空有這種雲是天氣好的現象。可是積雲要是愈積愈多，到得又黑又大的時候，會成爲「雷雲」——一場大雷雨就快來了。積雲比卷雲低得多，雲腳離地面常只有一哩。成爲雷雲的時候，可能有六七哩厚。

上面照片中的雲叫做「層雲」。層雲常鋪滿了整個天空，使天空成爲鉛灰色。層雲夾在溫度不相等的上下兩層空氣之間，因而不很厚，也不很高，高山的峯頂常露出在層雲之上。在天空佈滿層雲的日子，我們上高山頂上仍舊看到天青日明，而層雲在脚下好像一片波濤起伏的大海。

雲在初聚成的時候，那些水滴跟霧一樣細。因此不會往下落，即使落下來，還沒有落到地面上已經蒸發完了。要是那些細微的水滴不漸漸長大，雨是不會下的。因此，天空有雲的日子很多，而下雨的日子比較少。

含水蒸汽多的空氣要是很快的升到高空，多數就凝結成較大的水滴，而下起雨來了。落下來的水滴在途中可能合併別的水滴，因而更加大了，雨滴至少比組成雲的水滴大上幾百萬倍。有時候強有力的上升的空氣會把雨點擋住了，直到它長得很大才往下落，因而那些雨點直徑竟有五分之一吋，打得地面上泥漿飛濺的。

雨下得多下得少，通常用吋數來計算。這吋數是指落在地面上的雨量是不流掉不滲掉，也不蒸發掉，有多少深。五哩厚的一堆雲全變成雨，落下雨來也不過半吋。其實這數目也並不小，以一間二十呎見方的房間來說吧，在地板上積半吋水，就得一千多磅。有時一場暴雨，一小時內可以下十多吋。因而暴雨的損害很大，常會引起山崩，沖毀橋梁，公路，鐵路，還常把農作物淋壞。

悶熱的夏天的午後常有雷雨。白雲一團一團的聚合攏來，不一會兒就變得墨黑

了。因為太陽光穿不透這麼厚的雲層。於是閃電了，雷聲隆隆的。最後一陣寒冷的狂風，又粗又大的雨滴就打下來了。那種狂風簡直可以把人吹倒。幾分鐘之後，風停了，再隔不了多久，雨也住了。要不了一個鐘頭，天氣仍舊那麼明淨，風又柔和，又涼快。

有時一陣雷雨好像才過去又回來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而是另一陣雷雨緊跟着又來了。陣雨往往會經過百多哩路，可是只幾哩寬。並且界限非常明晰，你有時候會看到你家前門在下雨，而後門卻是晴天。

要不是靠近地面的空氣和高空氣溫度相差太遠，是不會下雷雨的。因為溫度相差很遠，靠近地面的熱空氣上升很快。升到高空又冷得很快，許多水蒸氣就都凝結成又粗又大的雨點了。在海洋上，冬天也會有雷雨，那當然不是因為低層的空氣太熱，而是高空的空氣太冷了。

你 喜 歡 嗎 ？ 實 驗

如果你看了本誌的「家庭小實驗」感到興趣，那你一定也喜歡作者所寫的「少年化學實驗手冊」。那本手冊向你介紹一個少年化學實驗室，裏面包含十七種藥品和九種儀器。你有了這個實驗室，就可以根據書中的說明，做二百餘個化學實驗及化學遊戲。此種實驗既無危險，又無需技巧，實為少年們一種理想的課餘作業。

「少年化學實驗手冊」每冊定價一元九角，各地開明書店均有出售。少年化學實驗室現有整套出售，外埠讀者可向上海林森中路九二七弄六三號少年科學服務社函購，上海讀者可向上海福州路四〇六號科學儀器館購取。喜歡做實驗的人應該各備一套。



中 學 生

六 月 號 要 目

現行的考試方法要改革..... 彬 然
 南京事件..... 聖 陶
 文藝的教育..... 曹 孚
 莫斯科外長會議後的美國動向..... 宦 鄉
 莫洛托夫..... 小 漁
 讀「史記叔孫通傳」..... 聖 陶

課外書的閱讀..... 孫起孟 龐翔助
 電子槍..... 顧均正
 茶與營養..... 賈祖璋
 「唐人小說」..... 徐調孚
 談寫詩..... 李廣田
 愛國者(劇本連載)(續完)..... 傅又信譯

定 價 二 元 五 角

開 明 書 店 印 行



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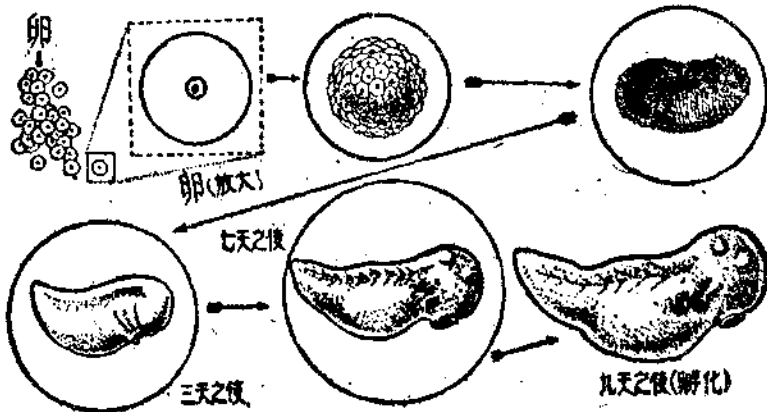
榮湘黃

牠們傻傻地睜大了凸出的眼睛大膽地盯着我們，誰知道牠們不也在觀賞着我們兩腳動物呢？

四月裏，我們到郊外去，常看到池塘裏面有許多半透明的圓球，有的堆在淺水的池底，有的連連牽牽的附着在水生植物的葉子上或蘆葦莖上。這些圓球便是青蛙的卵。每個蛙卵的中心有個黑色的圓點，是卵黃。卵黃外面是一層半透明的黏膜。一隻雌蛙每次能產這樣的卵兩百四十個左右，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雌蛙的腹內怎樣能容得下那麼多的卵？原來蛙卵在雌蛙腹內的時候沒有那麼大，產到水裏之後，黏膜吸收了水分，才膨脹成原來的幾倍大了。

蛙卵一產下來，危機就來了，有一種黴菌可能鑽進黏膜，在卵黃上生長，扼殺了還沒有生長出來的小蛙的生命。如果環境適宜，卵黃就開始生長了，最初由一個細胞分裂成兩個，再分為四個，再分為八個，循着這樣的順序發育生長。四五天之後，就有蝌蚪孵出來了。

蝌蚪起初是一個扁平的黃色的小東西，頭的兩側有絲狀的鰓露在外面，另一頭是尾巴。蝌蚪脫離了外殼，本能地躲密密的水生植物的葉子上。因為這時期牠們很容易給魚或其他敵人吞了。小蝌蚪的活動力量極有限，可是生長得極快；最初全依靠儲藏在卵黃囊中的營養物；幾天後，牠的嘴部形成了，就可以吸食藻類了。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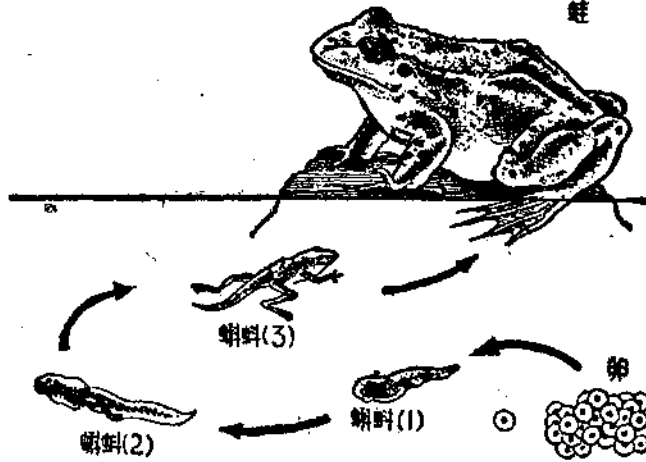


蝌的嘴和長成的青蛙不同，牠生長在頭部的前端，帶一個尖鉤，有些像鸚鵡嘴，自然這是極微細的，祇在顯微鏡下才能看清楚，這尖鉤可以撕碎食物。其時外鰓也消失了，由體內新長成的內鰓管呼吸。身體左側有一個鰓孔，那是通內鰓的。

蝌蚪發育很快，水中的有機物都是牠們的食料。牠們的細小的沒有眼簾的眼睛，一本正經的注視着水面。每隔一會兒就要冒到水面上來換一口氣，因為牠們的內鰓逐漸在衰退。蝌蚪到後期，幾乎全要靠鼻孔呼吸了。牠們鼻孔上有兩個瓣門，回到水底去的時候，瓣門就把鼻孔閉住，阻止水灌進去。

蝌蚪的尾巴是強有力的，牠們全靠尾巴逃脫敵人的捕捉。各種食肉的小魚都是牠的大敵。蟾龜也把牠當做美味。因此從蝌蚪長成到青蛙是很不容易的，往往百不獲一。

蝌蚪活了幾個星期之後，尾的基部有一對小芽似的東西生長出來，很快的發育成兩條後腿，每條腿的



尖端長出五個脚趾。這時期再生力甚強，若是一個脚趾，甚至一條腿脫落了，會重新長出一條和原來完全一樣的腿來。但是在變形終止了以後，再生力也就終止了，四肢再受損傷，就不能復生了。

後腿生出以後數天，臂也長出來了。這時小蝌蚪的大部分時間的生活都貼近水面。牠們似乎很不舒服，因為左臂恰巧從鰓孔裏長出來。到臂長出以後，呼吸的困難就減輕了。牠們已經能够像長成的蛙那樣爬上岸來。同時牠們的兩腿和頭部的構造也起了變化，鉤形的嘴已變成了便於捕蟲的闊嘴，兩眼已經有了眼簾及瞬目膜；耳鼓也長出來了。皮膚上有了有一定的顏色；脊背上已經佈滿了腺細胞。那條顯示出牠們水中生活的尾巴也逐漸的退化，終於消失了。出世，生長，變形，日子一天天的過去，時間已經到了七月底。以後的兩三個月，牠們的全部生活就是吃東西和當心被吃掉。這兩件事已經能够牠們忙了。到了秋天，牠們已經有半寸長，但是還沒有歌

喉。冬天到來的時候，牠們便在池塘旁爛泥中的木頭和石子下面沈睡了。在冬眠期中，牠們是不用肺呼吸的，只靠潤濕的皮膚所吸收的一點空氣維持生命。可是在夏季，如果強制青蛙留在水底下，不讓牠們冒到水面上來換氣，牠們便會溺死的。春暖以後，青蛙便從冬眠中醒過來，也有少數在冬眠中死亡的，原因大都是嚴寒或乾燥。冬眠並不是蛙類所必須的，在天氣終年溫暖的地方，一年四季都有青蛙在活動。

青蛙大抵都是青色，也有少數黯棕色的。年紀小的青蛙，顏色青綠而有黯黑條紋，在每次冬眠中，牠們的顏色往往變得較深，冬眠後便不再退淡了，因而由青而漸漸變成深草綠。在牠們的後腿上都有一些不規則的黯色條紋，兩肩之間有個很顯著的「X」符號。背部的皮膚略有點粗糙，這是兩棲動物的共同特徵。牠們背部有許多腺，分泌一種辛辣的黏質，有些氣味惡劣不堪，使那些捕食青蛙的動物大倒胃口，從此再不敢捕牠們。人們吃青蛙的時候，皮早已剝去了，並且經過了洗滌和烹煮，因而成了珍品，牠們的後腿跟小雞一樣的滋養，所以有些地方稱青蛙為「田雞」。

青蛙的咽喉很平滑，雌蛙的是白色的，雄蛙的是黃色的，並且佈滿了綠色的點子。在不唱歌的時候，

寬弛的咽喉皮膚摺疊着。蛙的能够發音全仗着喉膜，這膜平時疊在喉頭，游泳的時候卻蓋住了喉頭，防水流到肺裏去。唱歌的時候，牠稍稍張開一點兒嘴吐氣，排出的空氣振動了喉膜；再吸入空氣，又振動了喉膜，因此便成了「郭，郭，郭，郭」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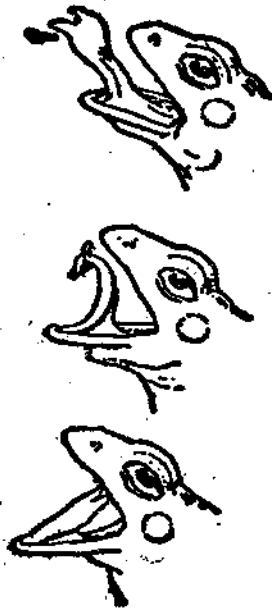
那些鳴唱的大都是雄蛙，牠們鼓動黃色的喉嚨，非常急促的吸氣吐氣，大約每隔一秒鐘就來兩三聲，喉嚨脹得很粗。看着真叫我們替他捏一把汗，生怕牠們會一時透不過氣來而噎死。牠們獨唱的時候少，大都先由兩三隻開始，然後大合唱起來。雌蛙是不大唱歌的，時常安靜地坐在草叢間。一般說來，雌的比雄的稍大些。雌蛙的喉嚨較雄蛙狹小而豐厚些，因此發聲也較雄蛙低弱些。

青蛙的記憶力不能維持很久。我們往往在池塘旁



或田溝旁看到牠們。牠們都傻傻地睜大了凸出的眼睛，大膽地盯着我們，並想不到水藻底下去躲藏。以我們來說，是在觀察青蛙。但是誰知道牠們青蛙不在觀賞我們——直立的兩腳動物呢？可是我們祇要一動不動的站一會兒，很快地就被牠們忘記了。牠們又恢復了原來的狀態，跳着，游着，鳴唱着。

在尋覓食物的時候，青蛙只對活的小蟲發生興趣。要是那隻小蟲靜止不動，青蛙瞅着牠就像沒有看見一樣，絲毫沒有舉動。但祇要那小蟲兒稍稍動一下，青蛙便一口把牠吞了。青蛙的舌頭和下顎的前部聯結在一起，嘴閉着時候的，它平攤在口腔內，舌尖朝後，對着喉嚨。要捉小蟲的時候，舌頭就翻出來，因為聯在下顎的前部，可以充分利用它的長度。蛙的舌頭上還有一種黏液，正像捕蠅紙上面敷着的膠一樣，因此很容易捕捉昆蟲。



對 於較深的水，青蛙卻懷着恐懼，因

為深水裏往往住着吃蛙的動物——貪食的魚類，殘忍的有尖銳的喙的甲魚，蝌蚪，以及水蛇等等。

青蛙的選擇配偶在春天溫暖的日子，從卵變成青蛙，須四個月左右，要到第二年春天才發育完全，能唱歌，能找配偶，能產卵。在適合的環境裏，一隻青蛙能生活五六年。可是也有例外，有一種熱帶蛙在卵殼內完成牠的變形生活，鑽出卵殼就是一隻小青蛙了。牠們的生命也很短促，至多到深秋便結束了。

青蛙惟一的近親是蟾蜍。蟾蜍在我國北方稱為癩蝦蟆，身體較青蛙短而肥，臀部尤其比青蛙大。牠們跳躍的技術不及青蛙。一隻兩寸長的青蛙可以跳四尺遠——牠身長二十倍以上；而同樣大的蟾蜍連一尺也難跳過。蟾蜍的眼部和青蛙不同。青蛙的眼部龐大而側面凸出，眼球黑色，蟾蜍的眼部卻向上凸，眼球較蛙稍大些，略成橢圓形，帶赭黃色。

關於青蛙與蟾蜍，各國都有許多迷信。有直接用途的動物比較容易引起人注意，所以人類研究青蛙還是近代的事。大約在兩世紀以前，人們才知道青蛙要冬眠。以前，人們還認為蛙是沙土中生出來的。

美國人以爲撫摸了蟾蜍會生疣。其實蟾蜍身上的疣是腺，並不是牠們患了傳染的皮膚病。可是要小心，別讓牠們皮膚上的腺所分泌出來的黏液濺到我們的眼睛內或口腔內，因爲那會引起發炎和腫痛。中醫用蟾蜍皮入藥劑，倒是不無道理的，因爲牠們的腺的分泌液有強心的作用。



森林裏的事故

譯 凌 易 著 丹 爾 薩



九 「這種錯誤，得由人類來負責！」

馬丁聽得見近邊那黃鶯愉快的歌聲，歌聲活潑而響亮，好像一首輕鬆有韻律的短詩。黃鶯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同樣的調子，因為他不會別的調子了。每唱完一遍，他便急促地發出撲啾，撲啾的聲音，好像在喚起人家的注意。隨後又重新唱起他甜蜜的歌來。

馬丁正坐在他的瞭望臺上。那臺就在墾植場的附近，恰高出在森林的樹頂，從那裏，他可以望見一片可愛的景象：繁枝，簇葉，小小的牧場，和牧場上的青草跟泥土。黃鶯又唱起歌來。附近另外有三隻黃鶯也愉快地彼此歌唱起來了。先唱的那隻便跟他們唱和着。

就在馬丁鼻尖的前面，有一隻小老鼠坐在瞭望臺的柵欄上，她像入了迷似的望着他。這年青人稍微動一動，她就跳開一點兒，又停了下來，好像在作決定。隨後她又望了他一眼，就像演魔術一樣的不見了。

一隻小松鼠跳到柵欄上來了。他吃驚似的站住了，好像在說，「唔，瞧啊！」於是他飛也似的一躍，越過馬丁面前，跳到一棵樹上去了。

馬丁突然看到一個亮晶晶的東西在下面穿過，一隻翠鳥飛過去了。馬丁很想看到他再飛到近邊來。但是沒有。除了偶而湊巧，馬丁從不會見過他。馬丁曾經看見過他一次，他比小孩子的拳頭大不了多少，用他很短的腳，吃力的攀在樹枝上，保持着身子的平衡。翠鳥是從

人：

馬丁——駝背的孩子
彼得——管森林的人
巴比特——管林人的妻子

廐房裏的動物：

魔鬼——黑牡馬
妖婦——紅牝馬
孟尼——驢子
黎沙——懷孕的母牛
沙——牡豬
推夫——獵犬

森林裏的動物：

潘列——松鼠
坦波——年青的牡鹿
陶立拉——年青的牝鹿
萊巴特——年青的牡鹿

來不走不跳的；他只是很快的飛着，要不然，就坐着不動也不動。

天空裏面一陣噪聲，打斷了馬丁的思想。一隻烏鴉避過了他的敵人，驚慌慌地從樹林間飛過來。

那敵人是一隻小金

鷲。烏鴉只消用地堅強的嘴巴，一下子就能把那金鷲啄死的。但是烏鴉拚命避開他，因為他一飛來，就憤怒的往她肚子底下亂鑽亂撞。她只有逃到空中才能避過了他。金鷲飛回了他的窠裏，仍舊非常憤恨。他剛纔在窠裏看見那隻烏鴉強盜正要來謀殺，吃掉他的孩子。

馬丁看到這一幕動人的景象，不免有些感

想。他以為母愛和自衛可以使最懦弱的變成勇夫，誰如果做了虧心事，就會變得怯弱，受不住對方的攻擊

了。

那隻時常一本正經的野兔，一聲不響地坐在墾植場邊上，拿不定主意。他向前傾着兩隻耳朵，然後又向後平豎着。他老是嗅着空氣裏的氣息，他的白色的

的頰鬚不住的顫抖着。他歪斜的抬起頭來觀望。活像一個做父親的因焦慮而引起了煩惱的神氣。

一隻牝鹿毫無憂慮的到處跑着。她不像野兔，她不嗅空氣，也不抬起頭來，只是快活地嚼着草，文雅地移動着她瘦小的腿子。

一隻戴勝鳥，



豎起了半圓形的冠毛，現出一種猜疑的神氣，好奇地望着那牝鹿，又想走近她去，又想避開她，不跟她打

招呼。過了一會兒他飛到樹林裏去了。

在遠處，正有一羣列隊飛行的鶉鴉，飛成一條直綫，這使馬丁着了迷。他賞玩着他們優美的走路的姿勢，他們走起路來，個個都是高高興興地互相點頭擺尾的，好像在說這世界是多麼美麗啊。

突然間坦波出現了。

起先，那牝鹿沒有留心他。當她看到他時，便奔着逃開，沒有發出一點聲音來。但是，過了一會兒，遠遠的，馬丁聽見她叫了兩聲：吧——鳴！

只有那野兔還在原來的地方。他是不怕坦波的。這時馬丁可以完全看見坦波了，他顯得壯大而驕傲，略略有一點膽怯忸怩不安的神情。馬丁看見他正在猶豫地望着那奔逃的牝鹿。他毫無動靜的站了一會兒，隨後便帶着莊嚴的神氣消失在叢樹裏了。

有四，五隻大野雞很神氣地穿過墾植場。他們身上閃着一縷一縷的黑色的光彩，好像穿着堂皇高貴的禮服，後面又堂皇地拖着一條長長的尾羽。馬丁想，這些傢伙很像大主教們的行列。

太陽高高的升在天空，森林裏漸漸靜下來，馬丁走回家去，他一邊走一邊沈思：

「在他們看來，我們『人』總是奇怪的。他們不會

了解我們。他們不知道他們的靈性是多麼深不可測，他們不知道他們是一個多麼神祕的泉源。可不是，我們給他們的只有恐怖和仇恨。在很早以前，他們的血液裏就充滿了這樣的感覺，現在已經變成了他們最敏感的本能。這是可悲的。這種錯誤，我想，是得由我們人類來負責的。」

十 「你是勇敢的。」

黎沙聽見有人的脚步声走近來的時候，就會喊起來。她非常害怕，連她廐房裏的同伴都被她弄得驚慌不安起來。「他們來了！」她喊道，用她的尾巴打着她的腰部。「他們要把我的孩子帶走了！」她把那小牛用力推到欄圍裏的一個冷僻的角落裏去，那小牛站在食槽旁邊抖個不停，並且悲慘地叫着。

兩匹馬伸直了他們的項頸，把頭探過牆去。

「安靜點，做母親的，」妖婦輕聲地說。「我們不知跟你說過多少次，你的孩子不會有什麼事的。」魔鬼嗤了一聲，表示他反對妖婦。「你是對的，做母親的。那『兩腳朋友』要做的事情，你是猜不透的。」

孟尼回過頭去，向着魔鬼。「你就跟你說的人一

樣！你爲什麼擾亂好人？」

「你自己提防着，做母親的！你自己提防着！」那牡馬嘶叫着，這很使孟尼覺得討厭。

馬丁跟彼得跑進廐房裏去的時候，那母牛把頭低着，準備拚命抵抗。但是兩人只從她面前走過，走到那兩匹馬那邊去了。

「唔，你騎哪一匹馬？」彼得問。

「那匹牝馬，」馬丁決定的說。他望了黎沙一眼，她正在注視着他們，不住地揮動着尾巴。「那母牛的行爲多奇怪啊。」

彼得把那轡鞍給牡馬裝好了，望望母牛。「她似乎有點兒興奮。」他又把馬鞍緊縛在妖婦的身上。

黎沙安靜一些了。

馬丁一脚踏上鞍鐙，一躍就跳上妖婦的背，指揮着她出去了。彼得沒有走，他走到母牛那邊去，在她兩隻角的中間撫摩着，並且給了她一把食鹽。「唔，你的孩子好嗎，黎沙？」

他的溫柔的語調安慰了黎沙。她先猶豫了一下，隨後就安心舔着他手裏的鹽。他的另一隻手撫着她濃厚的棕色的項頸。

忽然巴比特在說話了，「我要看看那小牛怎麼樣

了。」

黎沙立刻又揮動着她的尾巴。

「那小牛將來會長的很美麗，」巴比特說。她要跑到那廐房裏去，但是黎沙堵住了路，瘋狂地叫着。

「不要進去！」彼得說。「她不要你去。」

「假若你不准，」——巴比特對黎沙微笑着——

「那末我不進去了。」

她跟彼得就離開那廐房了。

牡馬勝利了。「你是很勇敢的。你把他們趕走了，做母親的！」

「是的，他們去了，」黎沙輕輕地咕嚕着。「我的孩子沒有被他們碰着。」

驢子溫和的笑了，但是笑聲中含着懷疑。

文法與作文

黃潔如著
一元五角

你覺得作文是一件困難的事嗎？請讀讀這本書，它會告訴你文法上的各種要點，告訴你怎樣寫通順的文章。而且，書裏面還有許多練習，對於你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開明書店



我與作文

勵瑞駿

在讀高小的時候，我首次作文。雖然以前也曾作過造句填字等等練習，正式的作文，還是以那時候開始的。那時我作文的分數老是六十五六分，可見得

不怎樣出色。看見同學都有七十分，我真有點眼紅。爲了求進步，我懇求那些分數多的同學借他們的文章來看。這一看我才明白了，他們原來全照先生講解出來的意思記

下來的。看他們的第一篇的時候，我真驚奇他們會有這麼好的題材，看到後來，每人的意思差不多全是一樣，無怪分數也差不多了。當時我就懷疑起作文的態度來。

進初中後，我的國文教師是王砥平先生，他是個遠視眼，所以看起來人來樣子很怕人，然而他心地很和善，從來不會惡意地罵過一個同

學，而且講解又認真又仔細，同學們全都喜歡他。我還記得上作文課時王先生講的話：

「普通學生作文時，往往寫得嘈嘈嚇嚇，這是因爲寫作的經驗不夠，喉頭有許多話一時不知怎樣寫出來……」

「有些文章作得比較好，很通順。但是通順的文章好似一碗淡水，喝起來淡而無味，人家不一定喜歡看。文章第一需要多做，文句自然漸漸會老練起來。此外還得多讀書，多經歷生活，這些都會加強文章的力量，使文章充實而有

意味，有如在羹湯中加了調味品一樣，使它們不再淡而無味。」

每次作文的時候，我總想起他的話。我閱讀了好幾本初級作文的指導，如「文心」，「文章講話」，「讀和寫」等等。

我們初一的同學差不多都一樣。作文題出了以後，先生要是不講解，同學們就眼睛盯住黑板發呆，沒有人說一句話。直到將下課了，勉強地逼一點出來。有一回先生出了個題目是一篇遊記。我寫得高興起來，在兩堂課中，足足寫了兩滿張紙。自以爲這篇是我寫得最好的了。後來本兒發下來，分數倒還好，先生對我說：

「你這篇遊記寫了兩大張，真是會寫得很。可是你祇寫了去遊玩的動機，大量敘述沿途的經過，最後到達目的地時，反弄得有什麼可以寫，就草草地結束了。這就忽

略了題目的着重點，題目中要你寫所遊玩的目的地。並不是以前的動機和沿途的經過。如果要說明，也祇好寫一小段……如今弄得頭大尾巴小，喧賓奪主了……」

聽了那番話，我一點也不懊惱，反覺得很快樂。我又去看「讀和寫」，「文章講話」，「文心」。我知道我寫得太少，所以不老練。又因為我與社會接觸很少，又不大看書，所以文章寫得不結實。我悟到了這些，便努力學習，有什麼就寫，並且多讀好的作品，更多多與外界接觸，多多觀察實際生活。

我怕自己寫得不好，寫了許多，不敢給人家看。後來不知哪兒來了一股勇氣，我寫了一篇「我擺香蕉攤」去投稿，居然在「文藝學習」上刊出了，我心中真高興極了。但是我並不驕傲，我還是要學，我還是要寫，我還是要誠意地

請人家批評。現在那王先生已不再教我了，可是每當我拿了筆開始寫



報紡車稅的來了

童肇傑

的時候，我總想起王先生的那幾句話來。

暖融融的太陽晒得人發懶。東

風也沒一點兒力量，楊花飛舞着，滾成一個個小球，小院落裏像鋪了一層薄薄的雪。牆角的薔香昨晚新澆過水，嫩黃濃綠的葉兒，很有勁的樣子。小麻雀在簷前吱吱喳喳的鬧着。

母親坐在屋裏，紡着紗，她一刻也捨不得休息。姊姊和母親一樣在紡紗。她們倆似乎永遠不會感到疲乏的。天暖了，該換上單衣裳了。我們家沒錢上集去買洋布，幾口子人還等着那些紗織出布來做衣裳穿。所以母親和姊姊不停手的忙碌着。

我倒看着心煩了，我說：「媽

呀，您跟姊姊怎麼不歇歇呢？人家都上廟子燒香逛會去了！」

母親譴責似的看了我一眼，「看戲？有這樣閒工夫！天一熱，哪兒來的單衣裳換？像大奶奶，沒兒沒女的，一個人陳布古衣裳穿不完，還給人家紡花賺錢呢……何況咱們呀……」

忽然，父親趕集回來了，他很慌張的，一進大門，就把從集上糶的半袋子糧食往地上一丟，跑進屋裏來。一邊壓低了聲音喊道：

「快點呀！把紡車藏好，趕緊呀，趕緊……你們都是死人麼！外邊反了都不知道，真是死人……」

母親和姊姊被父親慌張的樣子

嚇得呆了。半晌站着沒有動，不知怎麼才好。

「怎麼着？」隔了一會，母親才顫抖着問。

「怎麼着，你還不知道，報紡車稅的來了……一架紡車要……要一萬塊錢呀……」父親說着，已經把母親的一架紡車拆了，抱着就放在紅薯窖裏，又用草蓋得嚴嚴的。母親和姊妹「呀」的喊了一聲，一齊動手，慌亂的把姊妹用的一架也拆散了，藏在牆角裏一堆高粱桿底下。父親還怕藏得不嚴密，又親自收拾了三四回，仍舊不放心，便叫我到大門外去看報紡車稅的人來了沒有。母親怕我給拉了的拉走，把我叫住了，自己站到大門前望風。

「一霎時這消息便傳遍了全村，「把紡車藏起呀！」「趕緊藏呀，紡車子！」「不行喲，一架一萬塊錢！」……家家戶戶都在嚷着。

後街二伯家的大狗叫起來了，父親臉一變，趕緊跑到藏紡車的地方又看了幾遍。對大門前的母親低喊了一聲「仔細看着呀，」自己又匆匆爬在短牆上，探頭望去望着後街，看是不是報紡車稅的來了。

聽見一聲高聲的談話，或是一聲狗叫，大家都疑心是報紡車稅的來了。一整天，我們全村的人都在驚擾和不安中度過。直到天黑了，地方上還是不平靜。夜間報紡車稅的一定不會來了，但是誰也不敢把紡車拿出來工作。

天黑了，鉤兒似的月亮在棉絮般的白雲中露出臉兒來，綠柳梢頭那顆大星也早在眨着眼睛了，薄寒輕暖的風，無力的吹着。

鄰家老奶奶氣得咳着嗽說：「這種年頭兒真不得了，紡車也得報稅，窮人真該死呀……一架紡車就是一萬塊錢……唉。」

二孀也因為今晚不紡紗了，抱着她的兒子出來說話兒。她性子躁，聲氣粗，她說：「無論怎樣，總是窮人該死，富人家該不用紡紗吧！那有紡車子都得報稅的。我們長天老日頭的，怎麼能閒着，紡一斤花只賺兩千塊錢。香油倒要四五千一斤，就算五天紡一斤吧，兩千塊錢够買個什麼，還要報稅，一架一萬，哼……」

「唉，俺孩子這時候還穿着棉襖，我急着要織布，誰知道紗也不叫紡了。氣死人！過幾天天一熱穿什麼呀！」母親和她們一遞一句的交換起來。

平日父親到晚上老是談着糧價漲，布價貴的，今晚卻只無心的吸着旱煙，對着月亮出神，不時長嘆一聲：「唉！」

歡迎投稿



快樂的工作

呂林

我們的學校在縣城裏的文廟裏：一部分還是原來女子小學的舊址。文廟是宿舍及運動場，大殿就是寢室。女小舊址是教室。教室狹得很，空氣不很好。校長常說：「忍耐點吧！這學期便可以住新校舍了。」

造新教室需要長甌，老師們便領了我們到窖上去搬磚；需要瓦，我們又去搬瓦。老師說：「不勞動的人不應該得到享受。同學都這樣想：『要有新教室，我們做工是應該的。』」

新教室造好了，我們搬了進去。因為每一塊磚，每一片瓦上，我們都出過力，在裏面上課，心裏格外高興。可是教室外面的體育場還長滿了野草；東面低西面高的，

我們就商議把體育場填平。

我們先用土車，用籬筐，把西面高的地方的土填那東面低的地方。大家來來去去都用跑步的姿勢，沒有一個人偷懶。要是誰稍有怠慢，同學雖不說，他自己也不好意思。

老師把體育場劃成六格，分給六班做。說那班做得快而且好，就發給他們錦標。工作有了比賽的



歸途中

四月三日，我和P君回家去。我們的行李先一天就整理好了，假也請准了。上午十一時半，

校裏正寧靜地在上課，我和P君背了包袱，心裏又快活，又恐懼，只

性質，做得越發快了。

「快呀！快呀！我們要奪取錦標呀！」

我們雖沒有把這樣的話喊出來，但是每個同學的心裏都在自己鼓勵着自己。

結果，體育場修好了，我們班上得到了錦標。

從此以後，我們還發動了不少的工作，而我們這一班的成績總是在前面。

然而，我們班上的秩序卻是最亂的。老師說：我們班上都是些倔強的孩子。

柏景雲

怕碰見了老師，怪不好意思的；幸而沒有碰見。

我們本想坐汽車，因為在時間上比較經濟得多。可是不湊巧，一天只開一輛的汽車已經開走了。我

和P君很掃興的僱了馬車。雖然馬車要多走幾個鐘頭，可是終究就要回家了，我們的精神還是興奮，快活。

坐在車廂中，我覺得很無聊，心裏只念着回家，回家……車很顛簸。我們倆坐着搖搖幌幌的，於是合上了眼，打起盹來了。四五十里路就在朦朧中過去了。到了×鎮，我們下了車，看看還不過下午兩三點鐘。我們忽然想到老同學王富盛就住在附近村子裏，不妨趁此先去探望他。

我們倆背了包袱，向老同學的村子走。太陽還高高地掛在天空，可是不熱。路兩旁綠綠的田禾格外茂盛。樹葉兒也換上新綠，榆樹上的榆錢成串的掛下來。村上的桃花開了，鮮豔得可愛。微風吹着，空中的薄雲飄來飄去，飄到村莊的背後，飄到遠處的山頭上。小徑的四

周靜靜的，微風偶而傳來幾聲零碎的大吠聲。我們覺得輕鬆而愉快的。

P君說，富盛同學在他村上的小學教書。原來他已是教員了。說着，說着，我們已跨進了這個村子的的大門，碰見了幾個正在做活路的人。P君向他們問清了學校的所在，我們就一徑走去。

院子很清靜，幾個小學生看到了我們，活潑地跑去報告他們的「王先生」。富盛出來招呼我們進去，彼此臉上都露出愉快的微笑。坐在他的房裏呆了半晌，還是富盛先開了口。

「甚麼風把你們二位吹到敝處來了？」

「你當教師了，」我和P君笑着回答說。

「唉！沒有辦法升學，只得暫且混混。」

P君說我們是由學校回來，順

便到這裏來。

「要是今天不來，明天，後天我不在家了，」富盛這樣說。

我們舊友重逢，真有說不出的快活。這位同學的學問，品德都很好，對同學尤其忠誠，不過年紀比我們大些。

談了好一陣，夕陽西下了，我和P君告辭回去。富盛固執的牽了他的一位小姪子，一定要把我們兩人送回我們的村子。到得村子上，天色將要黑了。P君打趣着道：「你把我们送到我們的村上了，我們也要送你回去。」

「那送到什麼時候才完呢！再見吧。」說完話，他就牽着小姪子回去了。

轉過身來，啊！我們投身在故鄉的懷抱中了。

歡迎定閱



還愿

袁藩林

我趕緊把背兜放下，跑到屋裏去提三條板凳出來，拿了煙袋請他們吸煙。

大伯從他屋裏出來，看到我還沒走，就催我說：「你怎麼還不把東西背去，他們在那裏等得心焦了。」

「我跟你就背去，」我嘴裏雖應得快，心裏卻想看看楊保長他們來做什麼的。

向甲長對父親和大伯說：「我們兩位都在這裏。今天是靈官會，我們這一保負擔一本戲的錢——一百萬元。按田畝分配，每畝五千元，你們兩家各該五萬元。今天就要收齊。」

大伯和父親同聲說：「少派點喲，楊保長，向甲長，我們家裏一塊錢都沒有，這幾天田裏又沒有啥東西賣。」

大伯母卻插嘴說：「不要緊，

了。五個道士背起鑼鼓搭板之類跟着去了。我要拿的是一個小背兜，背兜不很重，用一幅紅布蓋着，不曉得裏面是什麼。剛走出大門，就碰着楊保長，向甲長，後面還引着一個我認不得的人。

楊保長叫住我問道：「你背了個背兜到哪裏去，老人家在麼？」

「在，楊保長，你們到哪裏去？」我說。

向甲長說：「就是到你家裏去，請你同我們轉去，給我們趕一下狗。」

回進院子裏，向甲長拉長了喉嚨招呼我父親。

「袁大爺，享福嗎？」

父親也招呼說：「請坐，楊保長，向甲長。」

六月十四那天，大伯家裏買了很多錢紙，香，蠟，火炮，還請好了五個道士，第二天要到觀音堂去還愿。這愿是大伯母因為大嫂多年不生娃兒，在靈官菩薩跟前許下的。今年春上，大嫂果然生了個又胖又可愛的男娃兒。大伯一家喜歡得什麼似的，因而忙着打點去還這個愿。

晚上，大伯對我說：「藩林，你明天幫我個忙，替我搬點東西到觀音堂去，順便也好看戲。」

母親在一旁說：「可以的，我們明天也買點香蠟錢紙去燒個香。」

第二天早晨，天剛亮，大伯家裏已經把東西預備得整整齊齊的，用筐子裝了兩挑，叫兩個短工挑走

還是菩薩的事情。多出點錢，菩薩好保佑我們。」

向甲長說：「對喲！這是菩薩的事情，多出點錢，是你們自己得好處，菩薩保佑你們不瘟豬牛，不吹壞莊稼，——難道我們還要用你的錢嗎？」

大伯母轉身對着屋裏喊：「三娃，二娃……快來喲！」一會兒，三弟弟，二妹妹……都來了。大伯母說：「么兒，快去把我往回給你們的錢拿出來，我好去給你們買糖。」他們都很歡喜的跑去把各人藏着的錢拿出來，交給大伯母，大伯母一數是五千元，很高興的拿來交給大伯，又叫大伯早點把這次派款拿給向甲長，免得保長他們多走路。

大伯問：「你這裏是好多錢？」

「五千元。」

「五千元！要五萬元，還差得

多哩！」

大伯母聽到大伯這樣說，又趕緊跑到屋裏去，一會兒，拿了一些錢出來，交給大伯。大伯一數是兩萬元，他臉色立刻變了，向大伯母狠狠的看了幾眼，把錢完全交給向甲長，又寫了二萬五千元的欠帳。向甲長問我的父親，我們的派款什麼時候拿，父親說在第二場賣了米再還。

向甲長他們走了之後，大伯問大伯母那兩萬元是什麼地方來的。大伯母說在他包裹裏拿的。大伯氣慌了，反而笑嘻嘻的說：「那兩萬元錢我是留到二場去秤鹽的，現在你拿去出了派款，我們只好忍幾天不吃鹽了。」

在路上，大伯母對我說：「他們今天還這個愿，要用三十多萬塊錢，這是很划得來的；她的孫子長大了，幾天就會把這三十多萬塊錢

掙回來，因為菩薩送的兒子，後來一定會當大官的。她還學了很多例子來證明，某人是他母親許了愿才生下來的，後來又如何如何當了官，「難道你不信菩薩嗎？」大伯母越說越高興了。

到得觀音堂，只聽見鑼鑼一片撞鐘聲音，夾着爆竹聲，人的嘈雜聲。道士們已在靈官菩薩側邊設好了供桌，正在念經了。這個殿前有幾處念經的，道士們對大伯母說：「今天早晨太來遲了，只剩有殿側這個位置了。」

大伯家短工送來了午飯，吃了之後，我就跑出去到處遊玩，也去看了一會兒戲。自己個子太矮，被前面一些撐傘戴草帽的人遮住了戲臺，我只好離開看戲的圈子，到殿裏去看那些善男信女們磕頭作揖，燒香，點燭，化紙……有幾個女的點了一對蠟燭，拿在手裏，跪在菩

薩前面，一直跪到蠟燭燃完後才起來；旁邊坐着一些老婆婆拖長了聲音在那兒唱；燒過了香的人，都在神龕前一個衣服襤褸，手臉給大煙燻得焦黑的老頭兒那裏去「抽籤問卦」。

神龕上坐着的那位神，圓睜了兩眼，鬚鬚紅而長，臉是烏黑色，左手伸着，右手拿着鞭掣得高高的，如果鞭落下來，就會打着左手；但是他拿得很穩，決不會落下來。他身穿鞋鎧甲，腳踏粉底靴，好不雄偉可怕。走到他背後一看，他坐的不過是三尺高一塊大石頭，上身是泥土夾着稻草做成的，顏色都很舊了，如果有兩個人一推，他就會撲倒在地，還原成爲一堆泥土和石頭。

我被那燒錢紙的火烤得一身大汗，我想去找個涼爽地方歇歇涼，便往人少的地方跑去，但到處人都

很多。最後碰見一個同學，他把我帶到和尙住的那間屋子裏去。那兒又清靜又涼爽，我便休息了好一會。

這個同學是「舵靶子」〔註一〕的兒子，他告訴我許多鄉裏的事，又問我關於今天這個「靈官會」的派款我們出了好多。我告訴了他。他說：「頂好不要拿出來。」我問他爲什麼。他說：「這又不是政府正式的派款，是他們那些保甲長同我父親議定的，完全是派的那些『狗伸糧』。〔註二〕派來了錢，我們今天好大吃一頓。」我聽了這句話，不覺一怔。



領薪水

每月到了下半個月，我們四個工役便隨時翻看那掛在牆上的日曆，看再等多少天才發薪水。校長

接着，我們又走到和尙的客堂裏，果然看見整整齊齊的擺了十多桌豐美的席。又走到廚房裏，看見有七八個廚子在那裏弄各種菜餚；肉香，鷄香，魚香，簡直令人不能不吞口水。

到了他們開飯的時候，楊保長，向甲長果然也在座。我回家把這件事情告訴了父親。但是限期一到，父親哪裏敢不拿出這項派款來呢？

〔註一〕「舵靶子」是「袍哥」（幫會）的首領。

〔註二〕指有點田地的人。

x x x

杜野

去廣州已經三天了，大概明後天便會回來。他是到廣州去領教職員和我們工役的薪水的。

第二天吃過早飯，校長果真回來了。他的皮包漲得滿滿的。教職員們和我們都喜形於色了，弄伙食的那位同事趕忙給校長弄早飯。我們希望，校長能把上面發下來的穀子，依照市價折給我們。

下午，庶務先生把我叫進會計室去，說了一聲：「你的薪水，」便把一疊薄薄的鈔票塞在我手裏，又說：「你近來工作很勤力，肯負責，肯認真。校長吩咐多加你一萬，一共是兩萬元。」

「是！」我只有這麼回答，這些話我真聽厭了。爲什麼要加我一倍呢？他應該照穀子的市價折給我們呀，他不是還得加幾倍才能和穀價相符嗎？

「數一數看，兩萬元，」庶務先生說。「如果不合，來追補好了。」

「不必了。先生一向待我們很

好，決不會欺騙我們的，」我帶着諷刺說。把鈔票塞進了衣袋，我回身就走了出來。

回到房裏，我問同事說：「你們多少？」

「你有多少，我們就有多少！」一位同事說。另一位把鈔票向桌上一丟，「看吧，這就是我們的一個月。」

我一看，跟我一樣，他也是二十張一千元。

「一百二十斤穀子，只值兩萬元嗎？」另一位說。「給我們穀子好了。」

我沒有說話，我想起我的鞋破



賣 柴

狂雨終於停點了。

王五嫂把一小罐玉米倒進鍋裏，對這三日不會舉火的竈門歎着

了，還得做一套夏季衣服。唉，兩萬元，那能顧到這許多呢？庶務先生還說多給我們呢？爲什麼不把穀子給我們？

晚上，我在會計室前經過，聽見庶務先生在說：

「消夜用臘味吧！」
「你請客嗎？又要破費了！」
一個教員說。

「不是我，可是也不要你們掏荷包，有人請你們。」接着他們笑起來了。

我也笑起來了，可是笑得跟他們不同。

× × ×

霄 峯

氣。王五將一擔未會給雨淋濕的柴挑上了肩，向竈房說了一聲「我去了」，徑自出門了。

鄉間的泥路被雨水一淋，滑得像油一樣，王五好幾次都幾乎滑跌了，濺得滿身是泥。北風吹在他臉上，像刀割一般。他把希望全放在這一擔柴上，柴是乾的，可以賣個好價錢，也許賣了之後，還能在白米之外，帶一條小魚回來。這年頭捐稅愈加重了，連自家種出來的白米都不能剩下一顆，真比「長綿襖」（偽政府人員）還兇。唉……

他正這樣想着，抬頭一看，已經到城門口了。進了城，他就一路問：

「要柴嗎？」

「什麼價錢？」有人問。

「四十五元一斤。」

「太貴了，這幾天柴價跌了。」

「啊，先生，是燥的呀！」

「哼，不要！」

他走了好幾條街，都是同樣的這幾句話。最後他到了一所大房子

門口。門口站着兩個持鎗的人。忽然那門裏走出一個人來。

「喂，賣柴的，挑過來！」那個人喚。

王五應了一聲，挑了進去。

「你的柴燥嗎？」

「燥得很，不信你摸摸看！」

「多少斤呀？」

「一百二十斤，先生。」

「好，挑進去吧。」

王五挑了進去，那個人給他一卷票子：「拿去。」王五一看，不由得叫了出來：

「祇二千五百元呀，先生，你弄錯了嗎？」

「什麼，他媽的，放屁，滾出去。」

「求你行行好，再加一點。」

「嚇，你要賣多少錢！」

「四十五元一斤。」

「什麼！混賬，四十五元，你買黑市嗎？抓你局長那兒去！」

「啊，先生，饒了我吧！」

「快滾快滾！不然……」那人摸出手槍來。

王五就飛也似的逃了出來，站在門外的兩個都在對他譁笑。街上走過一串年青人，手都給縛住了，由兩個帶槍的押進那門裏去。王五這纔明白那是什麼地方了。



老 丁

李 賢 善

老丁是給我們的公寓管門的，因為他誠實和藹，住在公寓裏的人全喜歡他。他滿面皺紋，戴着沾滿

油跡的瓜皮帽，手裏持着發黃的銅煙筒，顯出他年紀很大了。但是他每天早上五點鐘起牀，從那周圍長

老 丁

滿青苔的深井裏吊起水來，給每家
的水缸裏都擔滿了，他的精力還是
那麼充沛。

記得我家剛搬進這公寓來的第
一天，（那時人家還叫他丁大爺），
他便很誠懇的對父親說：「如果有
事要做，請到門房來叫我好了。」
這是我第一次見他，但已經在我腦
子裏印了一個和藹的影子。所以每
次到門口去玩耍的時候，總要到他
那間光線不充足的小房間裏去談幾
句。那裏的佈置很簡單，一把破舊
的藤椅，一張堆滿零亂東西的紫木
桌子，一張斷了腳的雙人牀，灰黑
的蚊帳，牀底堆滿紙屑木塊。牀脚
邊放着一個炭爐，一個鐵鍋，還有
幾個瓶子，這就是他的廚房了。

在這公寓裏住久了，我開始清
楚他的歷史。他到這公寓裏來做事
已經有十幾年了。天天過着這呆板
而清苦的生活。他本是一個農民。

因為生活的壓迫，跑到都市裏來找
到了這差使。他就很滿足的做着，
不打算回鄉了。他妻子已經去世。
兩個壯健樸實的兒子也由他介紹給
公寓裏的住宅做事。因為丁大爺的
忠實，所以兩個「小丁」只說了幾
句話便有了工作。小丁來了，丁大
爺的稱呼就改為「老丁」了。

冬天來了，整天便見他提着一
個暖爐放在胯下。公寓裏的兩棵大
榕樹被風吹得瑟瑟作響。他還是五
點鐘起牀，把每家的水桶加滿了，
然後開始他掃除庭院的工作。風儘
管吹着，把他的手臉都吹紅了。他
還是穿他那件袖口發亮的棉襖，繼
續打掃着，把各處都弄清潔了，
然後到後院去替住公寓的客人磨豆
漿。直到人們全從被窩裏出來的時
候，那裝豆漿的瓦缸已經裝滿乳白
的液體，等待大家去享受了。

到八九點鐘，大人去辦公了，

小孩去上學了，他便躲在房裏織着
那每個價值兩百元的竹筐子。如果
那家主婦叫他去買什麼，他便馬上
放下工作，跑到街上去買回來了，
又快又便宜；所以每天叫他買東西
的委實不少。到了中午和晚上，那
間小房裏便充滿了煙，他開始煮飯
了。我常常看到他在白煙迷漫中，不
住的把木屑送到爐子裏去。

每當我們捉迷藏或玩遊戲少一
個人的時候，便把他請了來。他雖
然玩得不好，但也隨着我們跑着。
有時煙筒掉在地上了，我們便拍手
大笑，他也隨着笑。所以孩子們都
喜歡接近這位老人。夏天晚飯後納
涼的時候，便到他那兒去聽他娓娓
講着故事，也是一種好消遣。他整
天都快樂，很滿足自己的生活，跟
人談話，蒼老的臉上總帶着一絲笑
容，這一絲笑容是我永遠都不會忘
記的。



堂妹二毛

謝哲子

三十四年秋天，日本投降了。在貴州住了很久的六叔叔和六嬸嬸，帶着三個妹妹回到家裏來。大難之後，一家人重新相見，真有說不盡的歡喜與安慰。

六叔叔開頭在雲南工作，後來才遷到貴州。他去的時候只有一個小孩，到貴州後就生了第二個，因為是在學節生的，名字取作學蘭，又因為行二，大家都喊她二毛。二毛是個極可愛的孩子：她臉圓圓的，眼睛很大，紅紅的雙頰。回來的那天，穿着一身絨線衣服，戴着一頂絨線帽子，帽子上有個很大的球，走起路來那球總是一動一動的，很是逗人愛。她回家不到幾天就和我們混熟了，雖然她纔滿兩

歲，已經會搬了小凳子一跛一跛的走路了。他講話講得遲，只能說幾個簡單的字。不論是肉是雞，她都喊「雞」，不論哪種蔬菜，她都喊「菠」，看見鳥就喊「嘍」。她和我們在一起只玩幾天，就跟他的爸爸媽媽到城外去住了。以後直到去年暑假，我下鄉去，才又看見她，她已經長了許多了，初時不認識我，過了幾天，又跟我很熟識了。他和五叔叔的一個小妹妹兩個人一起，每天傍晚拉着我的手去摘「豆」給她們吃。她們倆時常鬧架，可是一會兒又很要好。她們倆常推着小妹三毛的搖籃，從大廳的這一頭推到那一頭。那時候，她已經能說好多單字了，但是還不能連成一

句話。每天下午，她常常赤着身子，手裏拿了一雙小鞋，向六嬸嬸喊：「媽！澡！」

暑假過了，我又得踏進弟弟們所謂「蠅蠅籠」（裝紡織娘的小麥桿籠子）的學校了，不得不和這一羣可愛的小朋友分別。我心裏想：等我寒假回來的時候，二毛一定又長高了，又要不認識我了吧，誰知道這一次竟成了永別呢。

今年正月底，我從學校回到家裏，滿以為又能與二毛在一起玩了，誰知道可愛的二毛已在今年正月十一日死了。據說先是頸下腫脹，只病幾天便夭折了，鄉間的醫生還診斷不出是甚麼病呢。我聽了這個消息當時真冷了半截，不覺流下眼淚來。二毛的模樣，行動，聲音，不是至今還像在眼前嗎？

二毛死了已經有四個多月了，我願她小小的靈魂安息。

童年

〔高爾基畫傳〕

有讀過原書的人，可以由此了解高爾基的童年生活。讀過原書的人把圖文對照起來看，更覺得趣味無窮。至於劉建菴先生木刻技巧的熟練，畫面構圖的美麗和光暗配合的適當，尤其值得我們推薦。

劉建菴刻。每册定價六角

本書包含木刻二十六幅，根據高爾基的「童年」中情節刻出，各幅的意義互相銜接，而且每幅均有詳細說明，說明文字完全根據原者。沒

刀鋒木刻集

汪刃鋒刻 定價一元

葉聖陶先生評汪刃鋒先生的木刻，說：「他的取材多從勤勞大眾，與一般木刻家相仿，然而構圖謹嚴，線條有力量，表現什麼都表現得出，其中有些自己的東西，似乎最為傑出。」這本書收集他的木刻三十幅，是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六年抗戰期間的作品。刃鋒先生對於苦難的中國人民有一種熱烈的愛，通過了他的刀尖，讓我們看到那些善良的人民如何在生活的重壓下掙扎，使我們如聞其呻吟叫喚的聲音，如見其潛伏的內在之力，同時也使我們對他們工作的堅苦油然而起敬。

抗戰八年木刻選集

中華全國木刻協會編 每册定價精裝十元 平裝六元

我國的木刻藝術不過二十年歷史，成績已經相當可觀，這本選集就是證據。本集包含七十五位作家，一百幅作品。這些作品是從陳列在抗戰八年木刻展覽會的幾千幅作品中，精選出來的。木刻家把對於敵人的憎恨，對於受苦難者的同感，對於大眾生活的體驗，對於自由中國的期望，在這裏表露無遺。我國人民以生命寫下抗戰的歷史，而這本選集就是那段歷史的縮影。本集前有葉聖陶先生「序」和木刻協會所撰「中國新興木刻的發生與成長」，後附七十五位作家的「簡敘」。

開明書店印行

少年們的一天

「開明少年」兩週年紀念應徵文選

本誌這次徵文，題目是「少年們的一天」，日子定在五月十日，那是隨便定的，請讀者們各把那一天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寫成文篇，寄給我們。到截止期為止，共收到兩百多件來稿。作者的份位很廣，幾乎每省都有。我們非常之高興，讀了這兩百多篇來稿，我們知道了全國少年五月十日那一天的生活。現在選出四十篇，印成單行本，供少年們觀摩——誰要寫日記，看了這些文篇一定會得到不少啓發。卷首有葉聖陶先生的序言，談到關於寫日記的種種事項。定價七角。本書出版後，隨同本誌第二十五期（七月號）贈送本誌定戶。沒有定本誌的讀者請趕快來定，定了而快要滿期的定戶請趕快來續定。

開明書店印行